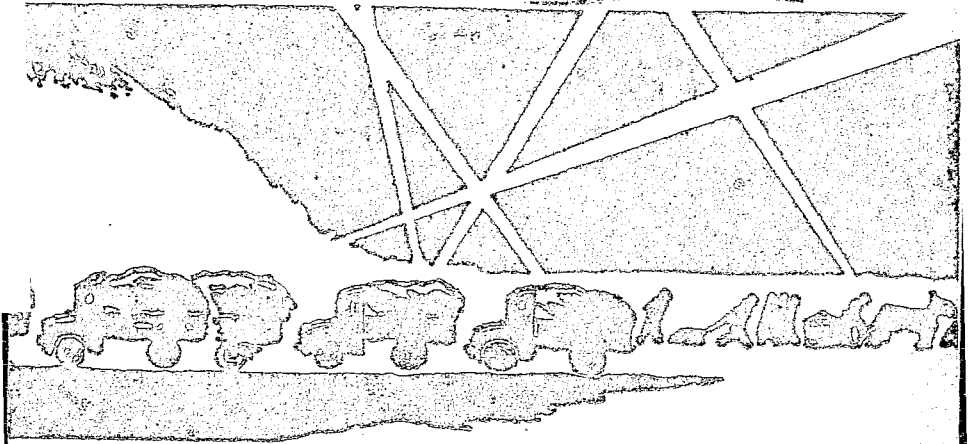


# 生路

錢亮之譯

皇德羅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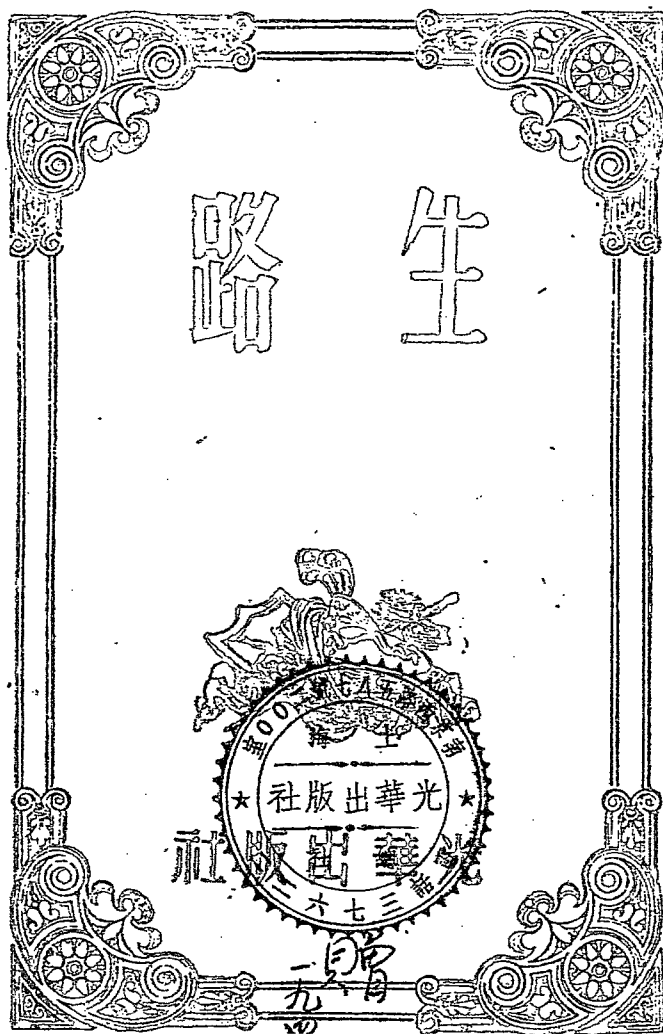


上海光華出版公司

MG

IS12.5T

22



3 1774 2338 5



原著者 卓德羅夫

繙譯者 錢亮之

發行人 宋韻松

出版者 光華出版社

郵售部 上海郵政信箱

八〇九號

基本定價四元五角

一九四九年版

## 一 列寧格拉被包圍了

一九四一年整天都有太陽照耀着金光的八月。涅瓦河上這一座輝煌燦爛的城市，從來沒有顯得這樣壯麗美觀。然而城裏的一切，却也從來沒有變得這麼驚心駭目。

列寧格拉危在旦夕。敵人猛撲這座北方的要塞，直向涅瓦河兩岸銳進。全列寧格拉人都在如火如荼地準備防禦，空前迅速地把城市變成軍營。

許多防空氣球恰像銀灰色的大魚一樣，在幽涼爽快的碧空中盪漾。第一批人民志願軍一隊一隊地從陽光直射的大街上通過。那些面目清秀的沒有鬍鬚的青年，軍裝整齊，佩着武器，驕傲地走向前去，然而那些滿腮鬍鬚、頭髮斑白的老漢也在向前走。一輛一輛的坦克轟鳴不停地疾駛過去了。

花園裏、公園裏、工廠作坊邊、宮殿教堂邊——到處都有工人、職員、家庭婦女、大學生、男女青年在急急忙忙地挖掘戰壕。牆上有人在倉卒地張貼着軍事命令。「塔斯社的窗戶」上的新壁畫標語前面，聚集有很多人仔細地讀着蘇聯情報部的公報。房屋都改變了面貌。弄堂口都派有帶着袖章、掛起防毒面具的家庭婦女們在輪流站班。

這時列寧格拉的居民，都在興奮激昂地讀着捍衛列寧格拉的領導人——伏羅希洛夫、史丹諾夫和鮑普可夫發出的通告，通告上說：

「我們在我們自己這座優美的城市中生活着、勞動着，我們親手建築了列甯格拉許多巨大的製造廠、工廠以及輝煌壯麗的大廈和花園，我們決不是爲着讓德國法西斯強盜來享受一切的。決不是的，無論什麼時候也不會有的……大家起來，萬衆一心，捍衛自己的城市，捍衛自己的住宅，捍衛自己的家庭，捍衛自己的榮譽和自由。」

在列甯格拉遠郊一帶——無論是在那些陡削的河岸邊和茫無涯際的森林緣上，也無論是在各交叉路口和各村鎮近旁，從慶格雪普到魯加，從西姆斯克到施立塞里堡——自早到晚，都有成千成萬的愛國志士——城市居民和集體農民的隊伍在工作着。他們以空前未有的速度修築強固森嚴的工事，挖掘反坦克的戰壕，建造堅強偉大的水門汀柱。在列甯格拉城內和近郊，都築有工事火力點、工程火力點、機關槍陣地以及街市堡壘等等。

列甯格拉軍隊開上前線去迎擊敵人。

所有一切能够拿武器的工人都開上前線去了，他們都把自己的機床交給了自己的妻子、幼年人和老頭子們。列甯格拉成千成萬的老年工人，在這危急關頭都回到工廠裏來做工了。這批久經鍛鍊的老先鋒隊，本來就是年輕的蘇維埃國家的老戰士和建設者，而今他們又把這種壯烈的舉動傳授自己的兒女們。

基洛夫工廠的老工人號召列甯格拉的青年，要他們也做法自己的父兄在內戰年代的那種精神來工作着、戰鬥着。青年却是無所不能的。青年男女們都很自傲地說：

『我們要前進得更遠！我們要工作得更好！我們要戰鬥得更好！』

父母們在勞動戰線上也不願落在自己的兒女後面，也都大大地振奮起來了。奧哈塔化學聯合製造廠的一個女工芝費月華直言不諱地說：

『我的女兒是車間生產隊的隊長，她每天做十二點鐘到十五點鐘的工。難道我可以落在女兒後面麼？那是決不會的！』

列甯格拉所有的工人、大學教授、黨工作人員、工程師等等，都以同樣的精神從事着工作……

一個年輕的女子、電焊匠李珈·波爾霞珂華，在敵人火力下裝配我們的火力據點。誰都知道，這件工作是很危險的，而且是很困難的，並且跟她在五十小時內把全部機構焊接起來。這位女子整整地一晝夜沒有離開機器，結果在二十四小時內就把這些機構焊接好了。

一位老鏞工梭波列夫回到了自己的機床邊。一九一九年，他在普爾科夫高地一帶同尤結尼契的白軍作過戰。現時他已經六十多歲了，但他一點也不比青年們落後。九月間在列甯格拉攻守戰中，他的一個獨子弗拉基米爾也犧牲了。

一九四一年八月底，敵人猛向列甯格拉郊外一帶進攻。希特勒匪徒們急如星火，企圖佔領這個偉大的城市，以便在城裏來溫溫飽飽地過冬。希特勒連忙就在無線電廣播中宣佈說，列甯格拉早晚就要攻下了。德國人已經指定了一天在『亞斯托里亞』大旅館舉行慶祝的宴會。

德寇用了三十萬精銳的部隊以及空前衆多的大砲和技術來摧毀列甯格拉的防禦。大砲有六千門，

手機關槍及輕重機關槍共有一萬九千挺，迫擊砲有四千五百尊，坦克有一千輛——猛向蘇聯這座和平的城市射擊。空軍上將凱列爾所指揮的一千架德寇的戰鬥機，本來是預定了要把列甯格拉掃蕩得瓦礫不留的。

規模空前、驚人殘酷、幾月不斷的列甯格拉攻守戰開始了。

九月間，德寇又連日瘋狂地來衝擊列甯格拉倉卒構成的防禦工事。但敵人的一切嘗試都沒有——效果。德寇屍積如山，坦克、大砲的殘軀碎片鋪滿了通到列甯格拉去的一切大路和郊野，列甯格拉却依然是巍峨雄偉而牢不可破地屹立在那裏。

德寇這種嘗試化費了很高的代價。到九月中旬時，他們在爭奪列甯格拉的不斷的疲憊戰鬥中，就損失了十七萬官兵，而且大約損失了五百輛坦克和五百門大砲。

德軍總指揮列伯爵士碰到了這次空前的堅強抵抗後，就下令停止了攻擊。

於是敵人就在不遠的城郊一帶深壕高壘地扼守起來。列甯格拉人心愛的郊外地方——彼得哥夫、加琴納、普式庚，都被德寇佔領了。他們把彼得哥夫洋洋大觀的各噴水池也毀掉了，把技巧絕倫的古蹟欄柵也拆走了。鍍金的撒姆生像也被他們鏤成了片塊，作為廢鐵運到德國去了。德寇將軍們佔領了普式庚城後，就大肆搶劫宮殿。這些強盜們把那間琥珀鑲成的房間也掠洗一空，把牆上所有的寶貴花氈都拆卸下來，運到他們可惡的「故鄉」去了。

敵人在城外各地固守起來後，每天就用大砲來轟擊列甯格拉。砲彈落到了各公園、各廣場、各博

物館、各兒童住所上面。德寇用砲火擊毀了很多的學校和產育院。砲彈也擊中了愛爾米達什博物館女像的尖柱，不過憐憫留下了那有名的迴廊。敵人砲彈又打到了拉斯特列里的傑作——冬宮裏，像雨點一般的燃燒炸彈落到了依薩克大教堂裏。一九四二年秋天，有一天敵人一個砲彈把著名的安琪琪珂夫橋的貴重欄杆毀壞了。有個飛機彈落到動物園裏，把那裏一隻名叫「貝麒」的小牝象也打死了。

德寇因為攻城不下而咆哮起來了，於是逐日不斷地用大砲猛擊這座城市，許多無辜的和平居民——婦女小孩都慘遭殺害。列甯格勒人在站隊買麵包時、散步時、工作時、在屋頂上作防空活動時，隨時都有突然死去的危險。然而這些愛國志士們却不怕死。在這危急關頭的時候，無論老人、青年、婦女或幼年人，都從來也沒有離開過自己的戰鬥崗位。

但德寇這次也沒有衝得進列甯格勒。於是他們就製定了奪取這座偉大城市的新計劃，並爲了這项目的而馬上着手重新部署自己的部隊。急急地把希米蒂將軍所指揮的德軍第三十九摩托化步兵軍團，調去同芬蘭白匪採取聯合行動。

列甯格勒的艱苦時日到來了——希米蒂的部隊突破了我們北方的防禦線，並且到達了梯哈雲。

德軍佔據了我們北方鐵道幹線上一段很長的地方。弗波卡拿已經處在敵人綿密不斷的迫擊砲火下。瓦爾霍夫城也在直接遭受着威脅。

但德寇却不能把列甯格勒完全包圍起來。十一月間，希特勒又在無線電廣播中說大話，說這次鄭重聲明對於重重被包圍的列甯格勒城，要用餓困的方法來佔領牠。



德寇是這樣打算的：到了嚴寒的冬天，城內就會沒有燃料，也沒有糧食，也沒有電燈，水管一凍，並且水都沒有得喝，這次列甯格拉一定是要陷落了。

但法西斯黨徒却太沒有認清蘇聯人。

十一月，北方的嚴寒到來了。白雪堆滿了廣場和街上，簡直不能通行。燃料快要完了，自來水管也凍冰了。在慘淡昏黑的住屋裏，在冰凍凜冽的工作場所內，人們而且度着飢餓的難關。但列甯格拉依然和鐵石一樣堅定，半點也沒有動搖。有時，工人疲憊得倒在機器旁邊，他的一隻手却還是不肯放開工具。這時戰線已經臨到了各個機床間，於是列甯格拉的工人做起工來，也都和前綫上的戰士一樣了。

敵人砲彈打穿了工廠的牆壁，工廠裏却正在緊張地工作着。常常有些工人被砲彈片打死了，倒在機器旁邊。同班工作的同志們，就沉默地把這具快殭冷的屍體抬到一邊去，而自己站到機器旁邊工作起來了。

英勇事業已經透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這在列甯格拉人看來一點也不驚奇。

本來很多人是可以離開城市的，但他們沒有放棄自己的崗位。一個幾百萬人口的城市站在敵人的圍困中，不但緊張地工作，並且多次擊退了殘暴敵人的進攻——人類歷史上從來也沒有過這樣的先例。特羅亞、迦太基、薩拉哥薩、馬德里——拿來和被圍的列甯格拉比較一下，那真是不堪比擬。列甯格拉一分鐘也沒有停止過勞動，這裏各專科大學各試驗室裏，都有學者們在繼續研究科學。一粒瀉

頭白髮、鬚鬚就像總教主一樣的科學院會員約瑟夫·奧伯里，還在愛爾米達什替亞宅爾巴德安人民的詩人尼午姆舉行誕辰典禮。在大砲轟擊中，醫生們還在施行極複雜的手術，工程師們還在鍛鍊那種打不穿的混合鋼。在合唱台上，在摩依卡街，在列甯格拉知識份子的晚會中，都有列甯格拉的作家和詩人演說。

然而德寇却沒有沉息下去，列甯格拉的包圍圈越來越緊了。等至了一九四一年九月，列甯格拉和蘇聯全國間，就只剩下拉多牙湖一條狹窄的水道和前面那條羊腸小徑才是自由通行的。這條小徑從考班通向東去，中間要經過許多不能通行的榛莽密林、渺無人煙的荒地、稀罕的古老村落、北部的急流河道、冰凍了的沼澤和苔地。從拉多牙湖通到那個遙遠的不出名的小車站查波洛夫耶，還隔有幾百公里無路可走的荒野，查波洛夫耶就是到自由國土上去的第一個火車站。

水和密林阻塞了通羅區的道路。最主要的事，就是要征服這些障礙物，而開闢一條通到被包圍的城市中去的大道。

由於史丹諾夫同志的發起，列甯格拉人就在這些被包圍的最嚴重的時日中，築成了這條冰路——列甯格拉的生路。

## 二 凶猛的湖

列甯格拉東北面八十公里的地方，濱着歐洲最大的一個湖——拉多牙湖。湖上常常騰起一層濁霧，時而掀起驚濤駭浪，就會把漁舟捲得猛烈地碰着黑礁石。低處南岸一帶，却是稠密陰暗的松林和苔地。陰晦的日子，只看見愁慘暗淡的天空低壓壓的罩着那濁泡翻滾的湖水。這真是個寂寥無奈的境界。

漁夫們唱出許多關於這個凶猛的拉多牙湖的歌曲。他們這些歌曲，都是由最古的俄羅斯人那裏流下來的。遠古時代，從歐洲北部到希臘去的商路，就是經過這個湖上。自古以來，這老拉多牙的湖和沿岸一帶都是俄國人的地方。根據最古的俄羅斯年鑑記載，俄羅斯王國就是奠基在離湖不遠的地方，這是現在已經遺廢了的小城——老拉多牙。

以後好幾世紀中，諾夫哥羅得的商艦和軍艦都在拉多牙湖上來來往往，他被稱做這一領區的水陸人。這一領區是由瓦爾霍夫河緣北達寒海，自涅瓦河口直往西去，都包括在內。蒼老的瓦爾霍夫河廣闊的拉多牙湖，河水盈溢的涅瓦河以及波羅的海——這就是古時俄羅斯人同敵人們撕殺拼戰的一道路。古時諾夫哥羅得這條路上，是灑滿了俄國人和他的敵人們的鮮血的。瑞典人曾經佔領過涅瓦的兩岸，並在奧哈塔河口建築了蘭得斯克倫要塞。豪強不屈的諾夫哥羅得人，不忍祖傳的土地被蹂

歸，他們又奪回了涅瓦河一帶，把瑞典人的蘭得斯克倫要塞徹底毀滅了，並於一三二三年在拉多牙湖的涅瓦河口的一個島嶼上，建築了自己的奧列哈夫要塞，來捍衛俄國的領土。十七世紀的初葉，俄國人又失去了這座要塞，到了一七〇三年，才由俄皇彼得一世收復了。他把古時俄國的奧列哈夫要塞，改名施立塞里堡。

一九四一年九月七日，德寇佔領了施立塞里堡和拉多牙湖南岸的一帶地方。他們從這裏不斷地砲擊拉多牙湖和陰沉的芝林島。

從這時起，直至一九四三年一月紅軍英勇地突破了這個封鎖圈以前為止，在這悠久的十五個月中，到列甯格拉去的路，就只剩下這條經過波濤洶湧的拉多牙湖上的唯一無二的狹窄水道。布爾塞維克就決定在拉多牙湖上來奠定自己的「牛路」了。

列甯格拉戰線司令部內，各指揮官和築路專家們都在深思苦慮，怎樣來實現這個驍勇無畏的偉大計劃。世界上無論什麼時候，無論什麼人，也都從來沒有在廣闊的湖上修造過這樣遼遠的冰路。

冰路上應該通行裝運糧食的大載重汽車。這裏馬上就發生了成百成千的問題。修築這條冰路和使用這條冰路，其中極重要的是應該知道：冰的堅固程度、冰期的長短、冰的性質、風對冰的影響、水流的狀況、水的深度、洲灘的情形、水的成份和牠的溫度變化。冰路組織者在解決這些問題時，都遇到了極大的困難。這個湖的歷史雖是這麼悠久，但我們的人，對於這個湖的情形還知道得不很清楚。他們把牠叫做凶惡的拉多牙湖。不過僅僅知道這個湖是很頑皮的、很激暴的，所以當時特地沿湖掘了

## 一條運河。

然而即使知道這湖的情形和湖上的冰性也還是不夠的，因為僅僅這一點，還遠不能解決接連發生的許多困難問題。戰線司令部面前，一直擺着在建築這條道路中的許多複雜而重大的任務：沿着湖上的冰、經過森林和沼澤來開闢這條大路，並且路上一切還要佈置完善。因而立刻就發生了各種車輛上以及這空前大量的運輸管理上的種種困難。幾千輛各種載重汽車要在這條路上運輸千百萬噸物資。還要把這些汽車組織成爲運動自如並便於管理的汽車隊，因此也就要挑選有經驗的汽車隊長與駕駛員的幹部。考慮了很久以後，結果就組成了各「汽車營」。

這裏又發生了新的問題：怎樣來組織汽車的燃油供給？路上遇有損壞時又怎樣來修理汽車？爲了這一點，在汽車通行以前就組織好了各添油站和便於移動的修理所。

於是逐漸形成了這個巨大的好似聯合運輸公司的輪廓：汽車營的分佈，各營的所在地，貨棧的組成以及運貨的秩序等等。

並且擬定了經過這條冰路來撤退列甯格拉的人口，沿途還要供給他們的吃喝，讓他們取暖。

快到冰雪凜冽的冬天，雪風雪堆必然跟着要來的。於是必須組織特別的修路部隊，附有複雜的聯合機：如掃雪機和大拖拉機。並且還要有造橋架橋的人。

種種新困難逐日不斷地發生了。急切地需要氣象觀察所和衛生救護的設備，要有保管物資和交通聯絡的佈置。末了，爲要保護這條新築成的道路，使她免受敵機的襲擊，就必須把各高射砲連、探照

燈及測音站組織和佈置起來。

困難達到了極點，但這條公路的組織者們，僅僅知道他們肩上負有全列甯格拉生死存亡的責任。列甯格拉戰線上的戰士以及那裏的居民——婦女小孩都迫切地需要糧食。蘇聯的愛國志士絲毫也不害怕困難，他們毅然決然地負起了這一空前的奇行壯舉——努力來修築這條冰路。

\*

\*

\*

從列得涅瓦來的一位鬚鬚冉冉而青筋鱗鱗的老漁翁——尼古拉·馬爾契可夫，很豪放地敘述着這個拉多牙湖的故事，他說：

「我們這個湖是個無邊無岸的海。從南到北有二百來俄里，從東到西有一百多俄里。各處深淺不一。北面頂深，靠我們這岸，深到三十五至五十俄丈，有的地方比較水淺些，淺處也有。湖裏的浪打得傷人，蠻橫得了不得。風是八面風，時常浪打浪。浪頭豎起來好像一些堤壩，高得像沖天的大樓，漁船挺高起來，普天下都望得見，——到了一落下去，簡直是深得沒有底。四圍的水沸湧起來，到處都在翻泡。想到這一下可要送命了！一看，又鑽出來了。就這樣一起一伏，搖搖盪盪。說到我們這岸的浪，那可來得急促得很，像刀切了的一樣，把漁船打得一直昇高起來，這下可嚇倒了人。要是湖水真的發起脾氣來，一直可以打到岸上。水像山一般橫沖過來，把什麼都弄得淹盡了。我親眼見過波浪湧到了科科列夫來，有一天把岸上五十俄丈內的土都沖走了，樹就像火柴一樣，沖得到處都是……」

湖角對面的暗洲上，豎有一個灰色的燈塔。這時燈塔也熄掉了。燈塔上是一片靜寂。從前這裏一個照管燈塔的老人，總是把他在拉多牙湖上所看到的一切事情很詳細地記在簿子上。正是他對我敘述過霧、壓氣和湖嘯的情形。

拉多牙湖上時常起霧。紛紛秋雨的時候，湖上浮起一層濃霧。春天，流冰上面又現出霧來。六七月間，也有靄靄的濃霧近接湖水。這時天空裏射着烈日，慢慢地飄浮着一縷縷的青雲，湖上就滾起一團團灰色的濃霧。不過，湖上的霧很少到岸上來。

老拉多牙湖往往出現一種奇妙得像神話上所說的海市蜃樓。岸上的人忽見湖心裏突然長起了許多小島和小松林。這是好天氣的象徵。有時，湖上風平浪靜，而突然間嘯聲大作。這種嘯聲是一震一震的，越來越大，就像巨砲轟隆一樣。這就是所謂湖嘯。

湖水結冰和開凍這兩個時期，建築冰路的人特別要知道得清楚。老人們把自己所見到的情形講述了很多。

起初是湖的南岸淺水的地方——施立塞里堡邊端一帶，蓋着一層薄冰。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嚴寒剛至，氣溫降在零下五度，這時冰期開始了。但烈風刮破薄冰，好幾天內，薄冰塊都像油一樣晃晃的在湖上飄浮，同時流水又把它們送到涅瓦河裏去。涅瓦河上流着秋冰，這時列甯格就開開始寒冷起來。再過一個星期，冰凍更加厲害了，沿岸一帶都結冰了。

湖心要到冬天極冷的日子才完全結冰。平常的時候湖心一帶並不結冰。暴烈的北風很厲害地吹擊

這一帶的湖水。這種壓力就漸漸地傳到了冰上，經過十二小時後，施立塞里堡附近的冰就開始感受到了這種壓力，而破裂起來了。裂縫裏湧出大股的水，灌到四處的冰上。

拉多牙湖的漁夫們確切地知道湖心結了冰沒有。當他們在冰下打魚的時候，打開一個地方的冰，那時漁夫們一看冰口內的水就可以猜測一切。如果湖上有風而冰口內的水在往一方流動時，這就是說，湖心還沒有結冰。要是冰下的水已經不再流動了，這就證明全部湖水都結了冰……

拉多牙湖裏有很多小島。南北都有。北面的島又高又陡，周圍的水很深，到處都是深淵。南面的島少，島岸低，不是沙灘就是沼澤和窪地。

拉多牙湖有很多沙灘和石灘，或在島的周圍，或在沿岸一帶。湖上的冰凍時期和冰的堅固程度都以這些灘上的情形為轉移。

大家都知道，冰的堅固性還要看冰的結構怎樣才能決定。晶狀冰是最堅固的冰。這種冰明淨得很，容易發曲，時常有裂聲，但經受得住大的重量。秋末，冰開始凝結時，是很堅固的。所有滑過冰的小學生都知道這種吱吱發響的硬冰。有一句關於這種冰的俗話：『我雖然滑出了裂聲，但不會陷落下去』。那裏曉得冰也是不經老的。冰一衰老起來，就生出泡孔，易碎，支持不住，很快就解體了。

這條路的組織者兼建築人拉空諾夫中將，從工作一開始時就來了湖上，在冰上逡巡了很久。他打開冰洞，親自測量着，並再三詢問老漁翁們。他從實踐中才知道拉多牙湖的冰是很特別的。這裏的冰



有它的怪脾氣，這是應該注意到的。

建築冰路頂好是展平的晶狀冰。但冬天裏這個湖上的氣候實在是在太苛暴了。烈風、狂颶、流水把大塊的冰送往淺灘上堆積，就像人們把冰塊送往地窖裏堆積一樣。冰塊有三四公尺厚。有時在洲灘上長起一個個的冰山，高到了十公尺左右。漁夫們在施立塞里堡一帶還發見了一種水下冰，這種冰倒是麻煩的，時常發裂，冰一裂開，水就向裂口內盈盈灌注起來了。

拉多牙湖的冰有很多勁敵：烈風狂雪、氣溫變化不定、還有冰的疲倦性。不錯，冰也會疲倦的！根據以後的經驗證明了，冰路上因為載重貨車不斷地來來往往，很快就由『疲倦』而破爛起來了。這時修路的人就要讓它休息一會，也不走車，直至把裂隙弄平並灌上水，使牠恢復原狀為止。這些修路的戰士們，日日夜夜在疾風暴雪冰地寒天中捍衛着這條生路。每次經過大風雪後，總是又修出新路來了。於是這條道路自南向北一段一段地越修越遠了……

### 三 一條冰路

——俄國人的生路，就是德國人的死路——

軍用汽車路從列甯格拉城郊奧哈塔橋外開始，沿舊公路直達拉多牙湖。這條路的中段位在冰湖上，然後經過森林、密叢及荒野地方，沿着鐵道幹綫以北的地區，繞過梯哈雲，直達遙遠的查波洛夫耶車站。梯哈雲和牠以西的地區，都是被德寇佔領了的。載貨通行要經過幾百公里的曲徑小道和倉卒開伐的森林地帶。

冬天，這條軍用汽車路的情形是很緊張的，外觀上是很奇特的。我在行路日記上找到了一段關於這條冬路的記載，現在抄錄在下面：

……公路從奧哈塔橋外開始。不久以前它還是荒無人跡的，坎坎凹凹，崎嶇不平。自從轉交軍事機關經營後，路上才煥然一新。這時展在我們汽車面前的，就像是一疋坦平淨潔的白布，一直鋪往前去。大路兩旁却都是一堆堆的雪牆，雪牆上有些披霜帶雪的樺樹傾凌着。凜冽的狂風從窪地上直向大路撲來。雪風狂吹，捲起一堆堆的雪蟻，就像幾條長舌在舐着這條道路。沿途各危險地段，到處都有拿着丁字鉞和鐵籠的戰士在那裏值班。他們英勇無畏地同路上的雪嵐和雪堆鬥爭着，對路上的雪一寸也不讓步。公路兩側的地方，戰士們都用雪磚砌起攔雪的障礙物來了。

在我們面前，馬上就展開了一幅遺忘不了的景象。下面窪地上捲起了一陣陣的雪風，直向大路撲來。像帶刺的雪片就在大路上來去翻騰。天空却是輝煌燦爛的冬陽，清潔期淨的碧空，崗嶺上的白雪閃爍刺眼。

一隊隊的汽車沿着這條大路向拉多牙湖那方面奔馳去。由於敵機經常轟炸和大砲不斷轟擊的緣故，許多婦女、小孩和老人都離開了城市。

道路上緊張得很。我看到並且聽到這條生命攸關的動脈在急速地跳搏着。

很快就駛過了五十公里，到了湖濱汽車站。四圍都是僵凍的雪林。鐵路上的車箱望得清清楚楚。火車頭在嗚嗚地叫。我們左右都是一大堆一大堆裝有糧食的蘆袋，上面用帆布蓋着。

路上有一大羣一大羣的汽車。前面是一片閃爍的、平坦的雪湖。陽光直射在湖上。

浩大遼闊的拉多牙啊！

汽車沿着冰路疾馳着。南面就是一條條冰凍了的雪嶺，廢棄無用的公路。湖裏的冰在閃着光輝。冰上有兩條平行的大路：一條是走貨車的，一條是走空車的。左邊路上是一大羣一大羣的載貨汽車，載着麵粉、牛肉、羊肉、脂肪、食油箱、煤炭。右邊路上是載人的公共汽車在疾馳着。

冰路穿過些裂縫，裂縫上都搭有小橋。現在已經走上第九公里了。這裏自南至北裂開了一個大縫。因為奧斯特里奇洲灘每年要毀壞這一帶的冰。

敵人每天都在砲擊這一危險地段。但路上的工作人員——修路人、調車手、駕駛員，時時都在自

己的崗位上，從來都不隨便離開去。在他們附近，建築有冰棚、雪房，嚴寒時他們就在裏面取暖。看，這裏有汽車棚；這就是添油站。旁邊有滿盛汽油的貯油車。

前進！前進！

雪原中有間冰房在閃爍着。冰房內面一無所有。冰牆上的冰溜經太陽照耀，現出了五光十色的彩虹，變幻得稀奇古怪！湖上這間冰房，出現得太偶然了，它是在和冰縫鬥爭中建築起來的。一個年輕的大尉尤默什夫對我講過這個冰房的歷史：

『冰航研究院』的工作人員們，化了很大的力量研究這裏的冰性。他們提議鋸掉那些大冰角——就是那些所謂的『野豬冰』。研究院的科學工作人員把冰塊截成了楔形，把這些『野豬』塞進裂縫裏去，使他凝凍起來。這要化費很多的氣力和時間。常常一做就是六七個鐘頭。這樣長久地把大隊的運輸汽車阻塞在冰縫前面，是一種決不允許的罪行。冰上如果長起來了這樣的『塞子』，那末便會使大路阻塞起來。

馬上就打銷了利用『野豬』的辦法。已經截下的冰塊堆在路上毫無用處。於是就來思索別的出路，以便迅速地消除這些裂縫。經驗指出了應該怎樣的做法。當時就準備了許多木料來修造幾個極簡單的小活橋。照例，這些小橋把裂縫蓋到三公尺寬。小橋是這樣做成的：橋的一端凝結在冰上，別一端是活動的。要是裂縫增大了，橋卻不受影響，只要把橋面加長就好了，這樣的橋是由三段接成的。

但尤默什夫大尉總很可惜這些廢棄無用的冰塊。

於是他就沒有來由地想出了一個異想天開的創舉——建築了一座『寶石』房子，弄得整多過路的人都非常驚異。

我們急忙的繼續在冰湖上駛進。

看，蹲在雪地上的就是用白色偽裝的高射砲。它們在那裏護路。聽音手在用心警戒着。路上隨時都能發現敵機。高射砲手們要注意呀！

遠處却是碧空籠罩而烟霧迷漫的地帶。那是在湖的對岸。地平線上捲起一縷縷的火車頭的烟。這些烟是從那裏來的呢？發生了什麼事情麼？片刻間就出現了幾長列貨車。才知道在那泥濘的岸上，突然修造了一條鐵路。據同路的人說：這條鐵路是照史丹諾夫同志的指示修成的，修得很快，一共只費了二十八天的功夫；大家很愛惜這條鐵路，還準備春天有用，並且運了很多鐵路上的橋柱和碎石來。

到拉多牙湖的第二天夜裏，我們同這條路的段長二級大尉涅費多夫一塊站在科科列夫岸上，望見湖空顯耀出一片星雲。又聽見湖上有種勻調合節的聲響——這是大路在搏動着。處在這種籠罩四周的漆黑中，從遙遠難辨的黑岸上，總有些火花在輝煌閃爍地歡迎我們。我們佇立在黑暗中，好像前面有條人聲鼎沸而電光輝煌的大街在向我們移動。這真是一片奇觀！

『這是我們這裏的紐約大街在閃耀』。——涅費多夫一邊傾耳聽着那種響聲，一邊對我說。

後來我夜裏常常在湖上觀察北方的那些孱弱的光。當黑空暗淡起來而近乎呈銀白色時，只見天空中的繁星光芒四射。

拉多牙湖這條路，一到夜裏却打扮得特別漂亮，光彩閃爍，恰像節夜一樣。這時湖上還有探照燈在照射着。它們在搜尋着隨時都能出現到冰路上空來的敵人。

拉多牙湖冰路的冬景就是這樣的，在這以前，化費了很多的氣力，想在還沒有凝結堅固的冰上來建築這條冰路。

請看這條冰路是怎樣建築成功的……

※

拉多牙湖要在十一月才完全結冰。

秋陽照着這個冰湖，湖上光輝如鏡。光溜溜的薄冰就在脚下吱吱地作響。岸邊有一羣小孩子們噔噔着在冰上跑來跑去，他們一面打魚，一面又很起勁地在傾聽冰裂聲。

拉空諾夫中將乘着小汽車，到西岸科科列夫來了。從岸上可以望到一片遼闊的冰湖。中將一走到了冰上，科科列夫的漁翁們就都圍聚到他跟前來了。他問了一些他們關於湖上道路的情形。老人們都恍然若失、驚心動魄地望着遠遠的湖際。

『怕要出什麼事呀？』——他們連連勸阻着中將，不要坐汽車到湖裏去，但他一坐上了汽車，就向冰原駛去了。漁翁們驚訝得雙手一震。

『這樣一個人！真胆大……』

在冰湖中心，路長西洛夫少將同拉空諾夫見了面。兩輛汽車即刻向前飛馳。汽車後面，一路都擠

起着水。在考班岸上聚集了許多集體農民、馭手和紅軍戰士。小孩們特別忙條，吵吵嚷嚷。他們最先發覺從冰上奔來的兩輛小汽車，於是就那麼喧嚷地歡迎着這兩位將軍……

這時，科科列夫岸上已經撐起了紅軍的帳幕。升起了一股股的淡煙。戰士們度過寒冷的秋夜後，正在這裏取暖。他們隨時都準備着，一有信號，就跑到拉多牙湖冰上去……

早晨，某築路團團長馬夏也夫少校乘着一匹棗紅馬到湖上去了。冬天的朝霞出現得很遲，遠處是一片碧空。馬蹄踏得薄冰吱吱地響。少校大胆無畏地向前跑去。奧斯特里奇洲灘附近易碎的薄冰，就在馬蹄下面傾曲起來了。騎馬的人把馬勒住了一下，立刻又迎手一揮，驍勇地衝向前去。中午時他到達了平坦陰暗的芝林小島。黝黑的光滑石頭，稀疏的矮小樹叢，一所倒塌了的漁舍——島上這幅景色，是顯得那麼慘淡淒涼。少校詳細觀察了這個島嶼以後，休息了一會，又往前走。他很快就到了拉多牙湖東岸的考班嶺裏。

「唔，這可好了！」——將軍們很高興地迎接他，同時說。「路打通了。少校同志，就來着手築路吧。」

……十一月十六日，某築路團第一連開始築路。卓賓少尉帶着第一組戰士，實行冰上偵察。有個拉多牙湖的老漁翁，同偵察員們一塊行進。他們都穿白罩衣，拿着帶有鐵尖的長杆子，一直向着大芝林島的方向走去。

這個小小的島，黑矇矇地蹬在遠遠的地方。由這裏走去總共有二十公里。天氣晴朗靜寂。人們穿

着白色的偽裝服，在這昏黯黯的冰上走着，一眼望得清清楚楚。嚴寒逼人。戰士們在薄冰上溜着，常常跌倒下去。這種不由自主的跳舞，弄得偵察員們都很愉快。

幕地裏從奧斯特里奇洲灘前傳來了炸裂的響聲。偵察員們都靜息起來，連忙在冰上散開。

漁翁不高興地望了一望冰縫，嘆了口氣說：

『够了。今天再不能前去了。』

『少校是怎麼騎馬來的呢？』——戰士們驚奇地說。

『各有各的福氣。』——漁翁吱唔了一聲……

經過一小時後，岸上有夥築路人跟隨着偵察隊的進路出發了。他們拉着載有木棒的小雪橇。築路人一面竭力測量道路，同時在冰上鑽些很精緻的小孔，沿途插起路標來了。

愉快而胆大的築路人，很快就趕上了這些偵察員。

『兄弟們，向回走吧。』——那個嚮導氣勢森嚴地迎着他們說。他神色陰鬱，把硬鬍子翹了兩翹，很不滿意的眯眯地說：

『冰這時本來是經受得住的，不過人太多了。這裏是有別的大事情，却不是我們漁人的小事情』。偵察員們轉身就向回走，幾小時後，又回到了科科列夫。築路人也跟着他們回轉來了……

這天夜晚冷得很：冰結硬了一些。清早，團長把酣睡着的漁翁叫醒後，就把他帶到岸邊去。

『你看怎樣？』——他問。



『今天路窄了。走得！』——漁翁很自信地說。

早晨。紅軍帳幕上披滿了銀霜。第一連連長達費采夫帶着戰士出發。交通員們在岸上忙來忙去，把電線捲和電話機等裝載在小雪橇上。

少校騎着那匹棗紅色的馬來到了岸邊。他仔細地打量了戰士們一番，面上露出了喜色。紅軍戰士們雄糾糾地朝他一望，行裝都準備齊全了。

『好漢。』——少校一想，馬上就向大家傾心叫着說：

『勇士們，你們第一站是芝林島。今天就在那裏宿營。只要是你們走過的地方，這就是大路。時機緊迫得很，同志們，出發吧！』

中尉發出了口令，築路隊向湖上前進了。後面有交通員跟着。

背後吹來了一股小風，擁着人們前進。冰微微作響，但比較堅固了。

只見冰底下有水草飄盪，銀白色的魚在成羣地游來游去。紅軍戰士覺得自己好像是在一塊蓋着大鱗魚池的薄薄玻璃上走着。這時是延緩不得的。中尉隨時都在很精敏地望着戰士們，決不讓他們聚在一塊。

工作進展得很快。連長帶着最勇敢的一夥人走在前面，試探冰的堅固程度，並標記着將來的路基。其餘的戰士們跟在後面，一邊測量，一邊鑽孔插上路標。路很快就要到芝林島了。勇敢的築路人不久就看見了島上嶙嶙的灰色石頭。看，這已經就是堅固可靠的陸地了！……

※

※

※

頭幾天，一羣裝載貨的馬車沿着這條平滑淨潔的冰路走。大風把路標都吹倒了，這些稀少而不可靠的路標沒有了，因此貨車往往離開了大路而走迷了路。常常颳起一陣陣的北風，風激烈到了這個地步，居然把貨車吹到大路以外的另一方向去了。在昏暗沒有月光的夜晚，有些貨車居然被風沿着滑溜冰的吹到當時還是敵人佔據的那岸——施立塞里堡——去了。馭手們大胆同敵人作起戰來，救全了人民的財產，免掉了落到德寇手中去。

調車手、巡邏哨以及築路的人們，晝夜都不離開自己的崗位。大風時常把人從路上吹走，於是路上的工作人員在冰上行動時，各人手裏都拿着帶有鐵尖的竿子。由芝林島再向北走三公里，那裏路上就有專門預備給調車手和築路人打站的燈塔。在十一月漆黑而漫長的冬夜裏，從島上到站口，這一段路是非常難走得。疲憊不堪的戰士們總是摸摸探探，才能回轉到島上來。雖然凍在冰上的木棍相距並不遠，但狂風却厲害到了萬分，非在冰上爬行就找不着這些路標。

不堅固的薄冰常常發裂，這時調車手們就把裂口堵塞起來。路上每隔兩百公尺的地方，在滑溜溜的冰上，都安放有燃着的所謂的『蝙蝠』燈；可是風把這些小提燈吹得到處四散，滿湖上都燈光閃閃。暴風吹來的時候，彷彿路也在黑暗中徘徊着。無論調車手們怎樣精細地察看路的情形，但載貨的雪橇和馬匹總有時會陷到裂縫裏去。黑夜裏就驚起了一片可憐的馬嘶聲。而那隻徘徊在湖上的已經憔悴不堪的人們，就急急忙忙地跑到馬前去從事營救。馭手和戰士們都奮不顧身，拼命地把麵粉袋拚救出

來……

十一月二十二日，汽車營營長鮑爾春諾夫少校的汽車營開到了拉多牙湖西岸。這一營有很多載重五噸的「雅」牌下車，堅固的「斯」牌下車和輕快的「高」牌下車。下車都停放在森林裏。少校派了偵察員到冰上去偵察。第一批沒有滿載的貨車沿着冰湖駛進。薄冰破裂作響，並向下傾曲着，暫時還經受不住載有重貨的「雅」牌下車。但這時，從東岸考班來了消息，說那裏堆着很多要運往列寧格勒去的糧食。少校想到，今夜湖冰凝結堅固後，空「高」牌下車是能够毫無阻礙地通過湖去。巴朗諾夫中尉的汽車隊準備出發。

冬夜長得令人難耐。烈風在吹倒着岸上的紅軍帳幕。黑湖上閃爍着稀疏的小火光。湖的遠景已經沉在一團漆黑中了。遠處傳來了一縷縷微弱的聲音——這是馬蹄踏得嫩冰作響。

早晨，當出得很晚的紅霞照着考班岸上時，汽車營的頭一批步行隊由那個瘦瘦的雪爾傑茨基中尉率領，就出發到冰上去了。其中有八個下級軍官，有些紅軍戰士，還有政治指導員格拉都索夫的妻子和女孩安娜。中尉很親切地望着這個女孩。安娜只有六歲，瘦小的身軀，白嫩的臉皮，一對淡藍的眼睛，她在冰上活潑地跑着。這條路很遠，走起來很困難。到芝林島有二十公里。中尉有點難色，羞怯地對格拉都索夫說：

『你看，風刮得這麼厲害。八個風標！小女孩容易傷風。後面就有汽車開來的。』

格拉都索夫同她的那個女孩互相望了一眼。安娜快快活活地高聲叫：『媽媽，不！我不會傷風

『我有勁，我跑得到』。

再勸也是沒有用的。紅軍戰士們拖着幾架載有衣包和箱子的小雪橇，大家裝作烈馬的樣子，拖到安娜跟前說：

『來，坐上去吧！』

『不，不！——女孩叫起來，——我要用兩隻腳走。』

這隊人很快就開動了。安娜就在隊伍旁邊跑。狂風怒吼，滿湖撲來，努力想把這羣人吹倒在平滑溜的冰上，但這些步行的人，每人支着一根木杖，勇往直前地走着。格都索華提着一個小白鐵桶，她想換一換手，剛剛把白鐵桶擡到光滑的冰上，風立刻就把它捲走了。戰士們連聲大笑地跟着追去，又滑又跌，但白鐵桶乒乓響了一陣，也就滾到遠遠的地方去了……

冬天朦朧的太陽慢慢地昇起來了，風稍微平息了一點，冰上閃爍着一縷縷的白光。

『媽媽，飛機來了！』——女孩驀地一叫。

中尉很鎮靜地向那女人望了一望。

『不要怕！這是德國『干斯』的飛機……放冷靜些。』

格拉都索華點了一點頭，一手把安娜抓住了。

『我們常到一邊去。』

紅軍戰士們都跑着散開了。單個單個地臥在暗堡裏。但這羣『米式』機已經發覺了這一隊步行的人

，也不變換方向，一直就向冰上拋擲炸彈。冰上傳出了一片轟隆隆；發亮的冰塊冰屑空中飛。水就像噴泉一樣，一直望上湧，灌注到了薄冰上面。炸彈噲的一聲轟隆隆地沉到水裏去了。

女孩躺在母親身旁，默默不動。當爆炸聲靜息以後，她向母親咕噥地說：

『啊呀，嚇人得很呵！』

爆炸聲響向遠方以後，冰上立刻靜寂起來了。昏暗的浮雲散去了，太陽透耀出來了。紅軍戰士們都圍着小安娜，誇獎她胆大，大家爭着說：

『我們來帶你走，你走乏了嗎？來吧，坐上，坐在這架雪橇上！』

經過三小時後，這羣『旅客』來到了島上，大家都停下來休息。只有安娜一個人，一點也不肯靜息下來，她跑去坐在芝林島衛戍司令的身邊，問這問那說：

『伯伯，『干斯』飛機常常飛到你們這兒來麼？』

『常常飛來。』——那位上了年紀的衛戍司令很憂鬱地回答說。

『這些鬼東西！』——小孩氣忿忿的說。

衛戍司令很親熱地摸了摸她的淡黃髮的小頭。

直到傍晚時，鮑爾春諾夫少校汽車營的第一梯隊才開上了拉多牙湖。這隊的隊長耶甫根·彼留考維奇大尉，站在最前面第一輛汽車踏板上駛行着。調車手同築路人沿途用架棧欄住被炸彈炸毀了的冰洞。很快就天黑了。遠處閃着初次出現的微微燈光——路燈。黑夜一來，所有的冰穴冰洞馬上就都看

不見了。耶甫根·彼留考維奇大尉就在汽車頭邊，伸出身子，抓住電話綫，一路指示着行程。

汽車都在漆黑裏慢慢地、謹慎地向前行進。

到了奧斯特里奇洲灘附近時，薄冰就支持不住了，碎裂開來，馬上有輛「高」牌下車陷到冰裏去了。好在汽車夫動作迅速，一下又跳出來了。載重汽車把冰壓下得很深。冰洞中顯得陰黑無底。

『向前開！』——中尉發出口令。

他知道停着是很危險的，一直往下壓着，就會把冰壓得陷落下去。汽車都開快了。駕駛員坐在司機棚裏，棚門都是開着的。

第二天早晨，汽車到達了考班。大家真是疲倦得要命，但一個人也沒有想到要休息。立刻汽車上都裝上了物資，可是只裝了半車。每輛汽車後面還用長索拖着幾個雪橇，另一半的物資就載在這些雪橇車上面。這就大大減輕了冰上的壓力。

結果，下車都帶着雪橇在冰湖上行進，並趕上了載糧的馬車，調車手們歡聲叫喊，表示歡迎駕駛員們。

科科列夫的湖岸邊聚集着一些漁夫，大家都在興高采烈地點頭。

『真的——開過來了。這一下，城裏就有糧食吃了……』

岸邊擺着一大隊一大隊的「雅」牌下車和雄健的「斯」牌下車。一片的摩托響聲，這些汽車都是開去載運糧食的。

鮑爾春諾夫少校出現在先頭那輛卡車旁邊，招了招手，叫道：

『同志們，去吧！湖路打通了。快去運糧食來救列甯格拉人的命啊！』

於是這些卡車就浩浩蕩蕩地開往冰湖上去了。

※

※

※

剛剛第一批載有麵粉的馬車從破裂作響的冰上走過以後，接着雲端裏就出現了一架德寇的偵察機，沿着冰路飛過來了。它從湖上橫插過來，在湖西岸的科科列天漁鏡的上空旋迴一週後，就向南飛走了。

這晚，某築路團參謀長在他的日記上這樣寫着：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軍事汽車路冰段上正式通車。開始運送糧食和燃油給列甯格拉的勞動者和列甯格拉戰線上的戰士。由這條路經過的貨車多到了兩千多輛……』

冰路從科科列夫村起經芝林島達考班鎮，總共長三十五公里。冰路上距離前線最近的地方大約有十公里。預料敵人一定會砲擊這條路。』

十一月二十七日又新寫了一段：

『昨今兩天，輻重軍在冰路上遭到了敵機的射擊。射擊了一點半鐘。敵機降低到離冰一百公尺高的地方施行空襲。路略有一點傷亡……』

事件突然鬧大了。

十一月二十六日早晨，從科科列夫那方飛來了一架法西斯飛機，在冰路上空作腹地飛行。不幸得很，湖冰上裂開了一條大縫；裂口附近正聚集着幾百輛馬車。許多調車手和馱手們都沿着洞口一帶狂奔忙忙地尋找安全的彎路。敵人這架快偵察機，一直向着人馬麇集的地方飛來，就在大路上低空飛掠，並用機關槍向湖上一陣一陣地掃射。

馱手們使勁地抓住那些上響的馬匹。馬受驚四顧，連聲嘶鳴，向兩旁奔突起來了。

即刻，敵機摩托轟地一響，就掉過頭去，向南飛走了。轟聲越來越小；飛機的黑影快看不見，馬上就消逝到遠空中了。大家都輕鬆地噓了一口大氣。間斷了的工作又重新沸騰起來。但不到半小時的功夫，遠方又傳來了摩托的轟聲。人們倉皇地四顧。果然從南方急速地飛來了三架「米式」機，越來越近。經過極緊張的兩三分鐘後，飛機翅膀上的那些可惡的十字都已經看得見了。

飛機已經在上空旋迴起來了——一聲一聲的轟炸，震得耳朵發聾……

馬匹都帶着斷了的挽索，沿着冰面奔竄。馱手們就在到處捉馬。人都跑散在這片冰郊上。許多人伸着四肢躺在冰上，很難弄清楚；究竟他們是死的還是活的。路上有條冰縫旁邊，躺着一個調車手，面色慘白，雙目張開，手裏緊緊握着一面小紅旗。他身邊雪上浸着一灘鮮血。他已經犧牲在自己的戰鬥崗位上了。

這時遠處奧聖諾靡之湖角上騰起了一股烏黑黑的濃煙，——德寇飛機把那裏的民房炸得起了火。築路人明明白白地看見炸彈落到冰上，一穿過冰，就沉到水裏去了。風把被太陽照得發光的碎冰和彈



片吹得散開了，因而冰路上並沒有遭受多大的損害。

可是人們從這次危險中學到了很多的教訓。以後一發現敵機時，他們很快就跑散在冰上，隱蔽起來，馬匹就牽散開去。每逢「米式」機按次轟炸後，護車手們就用架橋把敵機炸穿的洞口圍起來，夜間就在這些洞口附近安放信號燈……

……黑夜裏也避免不了敵機的空襲。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末，冰路上已經有了第一批載貨汽車行走時，運麵粉的馬車却依然在湖上來往。這些車輛不分晝夜絡繹不絕地行進着。十一月的一個深夜裏，突然來了幾架法西斯飛機襲擊這條冰路。

敵機都在低空作腹地飛行，把冰路上照得雪亮。飛機上射出的大電燈光簡直把人馬的眼睛都照花了。機頭上裝有兩個怪電光眼睛的「恒格爾」機和「米式」機，就在冰路上空盤旋，並用機關槍掃射。

有一次，我們輜重隊慌亂起來了，他們把馬匹和貨物一丟，就東逃西散了。那些驚得任何人也駕馭不了的馬匹，簡直在黑暗中飛馳起來了。牠們只是瘋竄狂奔，轆木也弄斷了，繩索也扯亂了，物資也翻倒了。並且有些發癩的馬奔跑得滑倒在冰上，不是把腳折斷了，就是跌入冰洞沉下水裏去了。

黑暗裏只聽得一片響叫聲，呻吟聲。正在這漆黑的緊急關頭，費多托夫中尉跑到路上了。

「站住！」——中尉大叫一聲。『大家要沉着些。』——立刻他就奔到第一輛貨車跟前，抓住勒口，把馬勒住了。接着他就攀到麵粉袋上，抖着繩子說：

『同志們，都跟我來！靠兩邊走，這裏的冰很結實。聽我的口令——誰要逃走，我就會槍斃。』

指揮官的鎮靜聲調果然發生了效力。隊手們再也不大驚慌了。大家都很慚愧，各人又回到自己的馬那裏，抓住馬勒，把馬帶到兩旁去。

這場亂子逐漸地安定下去，於是費多托夫中尉，也就謹慎謹慎，毫無損失地把這批糧車從敵機襲擊下拯救出來了。

## 四 在史丹諾夫領導下走向勝利

——載貨運貨，打破封鎖——

被圍的列甯格拉幾乎完全沉淪在風雪和黑暗中。自來水管都凝凍了。列甯格拉居民每人每天只得一百二十五格蘭姆的麵包，麵包烤坊的爐子也由於沒有燃料都停了工。在一般冰凍凜冽的住宅裏，出現了第一批死屍。飢餓的死神並且已經伸到了列甯格拉戰線的戰壕裏。

在這黑暗慘慘的包圍時日中，德寇極力想來軟化列甯格拉的人，摧毀他們的戰鬥意志。敵人擲了很多挑撥離間的傳單到壕裏來。德寇幸災樂禍起來了。『沿拉多牙湖的冰上是運不了這麼多的糧食來供給幾百萬居民和軍隊的；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列甯格拉就會陷落。』——他們在傳單上這樣恫嚇着說。

但是列甯格拉決不投降。列甯格拉在活着、鬥爭着、並且在準備着勝利。

英勇的紅軍在梯哈雲附近，以致命的打響粉碎了希米蒂將軍的希特勒匪軍。德寇的幾團軍隊就在梯哈雲雪堆冰天的森林沼澤中四散逃竄了。並且那些佔據古老的瓦爾霍夫河的敵人也退走了。

列甯格拉人的意志和勇氣是不可戰勝的。

在這嚴寒酷冷的冬季裏，拉多牙湖上的冰路——這條生路，是日日夜夜都在搏動着、從廣大無涯

的蘇聯每個角落裏，有幾千幾萬噸的糧食輸送到列甯格拉去。這時列甯格拉人比無論什麼時候都更加感覺到祖國對自己的關心。偉大的史達林曾經這樣說到列甯格拉：「這是戰鬥的城市。英勇的城市」。史達林不斷地關心列甯格拉的人。這一點，全國人都知道，但列甯格拉人想到這一點時更加特別感激。在這被圍的城市中，沒有一個蘇聯公民不是自矜自豪而堅信不拔地說：

「史達林會援助我們！」

史達林——他就是我們的整個國家，他就是我們的整個祖國。史達林——就是蘇聯各民族人民偉大而不可摧毀的友誼所在。史達林——就是勝利。

全國各地都有禮物送給列甯格拉。莫斯科、史維爾德洛夫斯克、高爾基城、史達林格拉、阿爾馬塔、烏拉爾以及遠東都在懷念着這座偉大的城市，並在實際行動上來關心這座城市。他們把若干列車的糧食，送給這座誕生十月革命而又勝利了的城市。送去列甯格拉的東西，有彈藥、麵粉、雜糧、糖、肉、油、蔬菜、魚、煙草、煤炭、醫藥、信件。這個戰鬥的城市一分鐘一秒鐘也沒有停止過勞動，也沒有停止過同那些野獸般的敵人戰鬥。

雖然物資每天川流不息地由冰路上運輸過去，但還是遠遠地不能滿足列甯格拉的需要。這個巨大的城市和前線，每天需要幾萬噸的糧食。拉多牙湖的冰路應該充分保障這座城市的生命和勝利。

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史丹諾夫同志寫了一封信給冰路的工作人員。他號召這條戰地汽車路上的駕駛員、指揮員、政治委員、政治工作員以及全體工作人員說：

## 「親愛的同志們！」

戰地汽車路上的工作仍然做得很壞。列甯格拉以及前線軍隊在糧食和燃油方面所必需的那種勉強可以滿足而無法再減的定額，這條路上每天只能埋來三分之一。這就是說，對列甯格拉和前線上的供給仍是很危險的，居民同軍隊忍受着難堪的困苦，而應該運來列甯格拉的物資又積得很多，這更是不可容忍的現象。顯然，要趕快糾正這種壞現象，減輕列甯格拉和前線的苦況，這就全靠你們，全靠你們這些戰地汽車路的工作人員了。

英勇光榮的列甯格拉捍衛者，正在堅守着我國這座城市以免淪陷於法西斯匪賊的手中，他們有權要求你們忠心耿耿奮不顧身地來工作。

我代表列甯格拉與前線軍民，請你們注意到這一點，你們所担負的是重大而又負責的事業，你們一定要完成這件國防上和軍事上頭等重要任務。

所有一切能够決定這條道路的正常工作的人們：無論是汽車駕駛員、調車手、掃雪手、修理匠、交通員、指揮員、路政管理處的政治工作人員——每個人都應當在自己的崗位上，完成各人應有的任務，都要做得和前線上的戰士一樣。

你們要本着蘇維埃愛國志士所固有的品質，精誠懇烈、不辭艱苦、不誤片刻、負起責任、迅速整頓運輸工作，而把計劃上所規定的全部物資都運到列甯格拉及其前線上來。

祖國和列甯格拉無論什麼時候都不會忘記你們的功勞。

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及列甯格勒委員會書記 史丹諾夫

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

當時最重要的事，是應該來組織這種勝利，戰線司令部就親手負責來經營這一事業了。

幾百個優秀的人材，共產黨員與青年團員都到冰路上來工作了。他們具有精敏銳利的眼光，毫不倦怠的毅力以及宏大無極的工作願望。他們在這條交通幹線上，各人負起各人的責任。從新任命的公路政治委員約瑟夫·西金，這位性格簡樸而意志堅強的人，也同他們一塊來到了。

\*

\*

\*

冰路上的工作人員是在深夜時接到史丹諾夫的號召信。這封信一到，所有的人都激動起來了。某築路營的政治委員彼得洛夫半夜裏就把我叫醒了：

「快起來，你還睡得着！」

「出了什麼事麼？」——我驚惻地問。

「我們接到了史丹諾夫同志的信。你還能安心睡覺嗎？我覺得這條路的真正歷史，是從今天才開始呵！」

政治委員的一雙眼睛閃爍着。他接二連三地催着我說：

「小弟弟，快！快！我們去聽聽，看大家說些什麼。然後再到我們的人那裏去。快！」

湖裏冰路上，狂風暴雪迎面撲來。我們又凍又乏，於是轉到一個取暖幕裏，一下就倒在小鐵爐旁

邊那堆由築路人特別關心鋪好的香軟的松枝上，接着就呼呼入睡了。

藍布帳幕外，依然是雪風肆虐，狂風怒吼。我溫暖舒適，連動都懶得動，簡直不願意離開這溫暖的『被褥』，但彼得洛夫偏要擾攪我，硬把我拉起來了。

『看，你這個笨貨！』——他不大高興地說。

我們從帳幕裏走出來，狂風吹起尖刺刺的雪粒，向我們兇猛地侵襲着。一切生物都凍僵了。昏黯的風雪裏，閃着一點嬌弱的火光，人們都往那裏走去。冰路上的戰士們從那吹得睜不開眼的雪旋風中，都鑽到了一個帶蓬的大貨車跟前。

在這輛擠滿了人的蓬車上，在這奄奄欲熄的提燈旁，在這狂風暴雪中，戰士們都忘記了疲勞，在那裏熱烈地唸着史丹諾夫的信。

我永遠也忘不了當時那些現出滿腔熱情的人們的神色。他們凝神屏息地一連幾次來傾耳細聽這封信。聽罷以後，又拿到燈光跟前仔仔細細地看，大家交互着看。好像他們的眼睛都在說：

『原來是這樣呀！史丹諾夫同志親手寫信來了。這件事情真嚴重得很。』

『那末，同志們，你們的意見怎樣？』——政治委員擠到小燈跟前說。

馬上就有一個滿面風塵年紀輕輕的駕駛員伊萬·沙希珂應聲站起來了。他很莊嚴地望了政治委員一眼，立即就說：

『我還是一個年輕的駕駛員，就本領說當然比不上那些有經驗的人，但我此刻才明白了，過去我

的工作做得很壞。我想，我們大家都應該振作起來，每天至少要遍兩週物資。並且我還想說，——高·沙崙珂低下了嗓子，像有點害羞，可是很熱烈地說完下去，——我們應當不怕流血，不怕犧牲，堅決地完成自己的戰鬥任務，要如同前線的戰士一樣。我們應當這樣來向史丹諾夫同志宣誓！朋友們，我說得對不對？」

『對，說得很對。』——駕駛員們交口同聲地應和着說。

接着就有一個戰士起來提議：

『請伊萬·沙崙珂就在小燈旁邊替大家寫個回信給史丹諾夫同志。讓他知道，我們是一定要完成他的這件戰鬥命令的。我們宣過誓，我們就做得到的！』

我悄悄地望了政治委員一眼，看見他臉上現出了愉快的神色。

『喂，朋友，親愛的！——他向我身邊一碰，——我們要趕快回到自己的地方去。要把我們這段路弄好。事情多麼重大啊！事情多麼重大啊！』——他很快活的把頭搖了一搖，就對我從篷車裏拉出去了……

這幾天內，在湖濱一帶陰沉沉的森林中，沿着幾乎認不出來的冬季小路上，有幾個築路營在散開做工。拉多牙湖的湖濱一帶原是荒無人煙的地方。到處都是茫無涯際的喬松茂林和苔原沼地。夏季，這一帶都是沒有路走的地方。只有能在那些傾倒了樹木和老林內穿插奔跑，還有森林內的野獸驚怯小心的隱現不定。夏天，在低窪的泥污上空，到處都是可惡的蚊蚋一堆一堆地飛着。



而在一九四二年一月的雪地冰天中，當戰士們來到這些野林時，樹林幾乎埋在雪堆裏。

尤默什夫大尉的一營人奉命要在三天內築成長達四十二公里又寬闊又堅固的大路。戰士們手中只有了字鋏、銼鏟和斧頭。四週却都是遮天蔽日的野林。半公尺直徑的粗樹擋住了大路。沼地內又處處都是小檜樹叢。幾十公里內沒有人煙。尤默什夫大尉把這條等待築成的大路加以勘察後，大家就開始工作起來了……

政治委員彼得洛夫急急忙忙地要到這段路上去。雖然湖上的氣候惡劣到了極點，但他絲毫也不退縮。他一定要我坐上汽車，同他一塊到這積雪很深的密林裏去。窪地裏山一樣的雪堆上，雪粒在翻滾，就像大洋裏的滔天白浪一樣。稀疏的獸跡很快就被雪風吹得掩沒了。四周寂靜無聲，一片荒野……深夜三點鐘，我們冒着狂風駛到了這遼遠的湖濱森林地帶。就在樹林裏一大堆野火光下召集了露天大會。彼得洛夫站在一棵樹樁上，用很宏亮的聲音向戰士們宣讀史丹諾夫的來信。森林內是一片沉寂。只聽到火堆裏柴火燒得吱吱地響，在靜靜地落着細雪。紅軍戰士們都在仔細地聽着這封信。這裏戰士們也和在路上蓬車裏一樣，要求政治委員把史丹諾夫同志的信再唸一遍。政治委員也就樂意地採納了這項要求。

『同志們，怎樣！——他唸完以後問——路能按期築成麼？』

有位瘦長長的列甯格拉的工程師鮑里索夫站在一棵大松樹下，一隻肩膀靠在樹幹上。他一聽到政治委員發出這個問題，就輕步輕步的從樹下走出來了，聚精會神地向同志們輪流看了一遍。

「朋友們，我們剛才聽過了這一件重要的命令。史丹諾夫同志號召我們堅決行動起來！」——工程師的嗓音是那末高亢愉快的，大家都注視着他。工程師把帽子取下，他黯黑的頭髮上馬上就現出一層白霜來了。

「我們到這渺無人跡的野林裏，——工程師繼續說，——在這難於通行的密林沼窪中，來修築這條生命攸關的道路。我們要用這條路去拯救饑餓中的列甯格拉的小孩和婦女。同志們，我們面前的事業是很艱苦的，但我們是布爾塞維克，我們深知史達林的科學：『天地間就沒有布爾塞維克所攻克不下的要塞！』我們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難，打破一切難關，一定要完成祖國所寄托於我們身上的神聖事業。」

他說完了以後，沉沉靜靜，不慌不忙地走回到他原來站着的地方去。

接着就有一個精明強幹的中士拉卓莫夫跳上樹樁。他高高與地向戰士們一望，大聲叫着說：

「看，天氣真凍人啊！凍得連氣都喘不過來！」——他呼了一口氣，一股白氣向上直騰。中士微微一笑，接着說下去：「不錯，真是冷，但我們大夥，咬也要把這塊硬土咬開，嚼也要把這些密林嚼掉，不然，那我們就用我們身上熱情的火來烘開這片冰地雪林。弟兄們，幹吧！拚命幹吧！此刻一秒鐘都是很寶貴的！」

他的話聲就像一塊初結的冰裂得嘩啦大響，又宏亮，又動聽。大家都向他微笑了。

「同志們，堅決幹去！」——政治委員叫了一聲，所有的戰士們都拿起了斧頭鋤子。

一分鐘後，在這密林裏，又是斧頭，又是鋸子，連劈帶鋸地轟響起來了。

深夜。樹林裏聲音嘈雜得很，從漆黑黑的密樹梢縫隙中，望得見高空中的繁星在閃爍着。

這一營人已經在熱烈地動手工作了……

土凍得像岩石一樣。連丁字鋤也鋤不進去，鋤得一聲聲地發着大響。但人們絲毫也不退縮。他們頑強不停地掘着。一株株的大樹轟轟地倒下了，掀起了陣陣的雪風。

戰士們不分晝夜的工作。他們甚至拒絕別人來換班。

森林裏燒起了一堆堆的野火，行軍灶也在冒煙。疲倦了的人在火堆旁邊休息一兩個鐘頭後，又拿起斧頭來幹下去。

鮑里索夫工程師特別開心地走到落後了的人跟前，告訴他們用怎樣的斫法才節省氣力，才做得更快。他到處奔忙，注視着斫開的空地，興高采烈地向戰士們叫着說：

「記着，直路才是最短的路呵！」

青年團員們也不願意落在那些有經驗的築路排後面。在斫開的空場上，粗大的樹幹燒得大火熊熊。許多又高又厚的雪堆都被大路穿斷了。

森林裏各火堆旁的樹樁上，都貼出了戰鬥壁報。大家都很興奮地急急於要知道最後報道的消息。

在休息的幾分鐘內，戰士們都圍聚在火堆周圍。鮑里索夫工程師就來向他們講述列甯格拉和那裏兒童的情形。本來在這很舒服的火堆周圍坐坐聽聽是很有趣味的，但指揮官所一再申述的事實，籠罩着

人們的心靈，並催促他們越快越好的又去拿起丁字鐵工作了。

早晨，從遠處村鎮裏有許多婦女小孩唱着歌曲來到了森林裏。任何人也沒有去召集他們。他們都自動跑來，一來到就參加工作。這些鄉下孩子，臉上凍得緋紅，都在那裏清除散到路基上的樹枝。他們一到火堆旁邊就唱歌。他們的天真活潑以及小孩子的那股銳氣，居然使大家對這種工作都愉快起來了。戰士們很眷愛地望着這些小孩們；這時各人都不禁想起來了自己的家庭、自家的房屋，這時他們的手握着斧鐵也就特別有勁了。

……另一位工程師克里伏盧奇科就在各營裏來來去去。他很讚美戰士們的工作。只要一看到哪裏有點欠缺，或者放空的地方，工程師就親自拿起丁字鐵來，並告訴要怎樣去做。克里伏盧奇科工程師看到這裏的人們都在這樣堅毅地工作着，一切命令式的空喊就都是毫無作用的了。於是工程師就親手拿起丁字鐵，並指教大家怎樣來鋪設路基。

在苔沼地帶上，烈風把剛剛鋪好的路面又吹起一些雪堆。工程師就派出婦女和小孩們到大路兩側去——沿着路邊很快砌起了高高的雪磚牆。

「路一定要修得很美觀。」——雖然並沒有人同他爭論，但他很堅持地這樣說。當一邊還在鋸樹幹的時候，森林內各廣場上就用木三角板在拖雪。火堆旁的兒童們已經在三夾板上繪寫圖表、路程及口號了。

三天期滿了。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一日，政治委員彼得洛夫向軍用汽車路路長報告說：「這條路已

經築成了。」

戰士們還在火堆附近打掃軍營的殘跡，而這條土路上已經湧現着川流不息的貨車，這是世界上任何一條森林路上所沒有過的。許多載運糧食到列甯格拉克去的大載重汽車，在森林裏響得轟成了一片。

※

※

※

築路營並沒有離開這條初築成的大路。這條路需要經常的注意和極大的愛護。雪風在路上颳來颳去，路上的薄冰把坎坷不平的地方弄得危險難行，黑夜裏容易發生危險。路上的交通時時刻刻都是很緊張的。修路人整天整夜在路上值班；他們隨時都在清掃道路。在各上坡路上時時都有拖拉機在等候着，遇到有頑皮的汽車，它們就把它拖到一邊去。沿途都有調車手值班，——他們給駕駛員指示方向，遇有危險時就加以援助。

我在各路和各十字路口上，到處都看見有說明史丹諾夫來信的燦爛奪目的標語和畫報。公路上的每個工作人員，無論是駕駛員也好，修路人也好，交通員、醫生、修理匠也好，都可以在各種口號中找到自己簡要而且明確的行動綱領。

駕駛員在路邊的標語上唸着：

「駕駛員同志們，輸送更多的糧食、燃液、彈藥給捍衛列甯格拉克的人吧！」

而他也就知道，並不是他孤獨一人來解決自己面前的任務。冰路上有他的很多朋友在幫助他：這

是修路人、添油手、飲食供給站的工作人，以及沿途所有的工作員等等。就在那些專門號召駕駛員的朋友們的標語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修路的同志們，要把路修得特別好。』

『拖拉機師同志們，要及時清除道路，一分鐘也不要耽擱。』

『飲食供給站的工作員們，要保證駕駛員都吃得很好。』

『添油手們，要迅速替汽車添好汽油，把滑機油上好！』

人們一覺得有集體力量在幫助他，自然他在行駛的時候也快活，工作的時候也快活，——這點在各叉路上、冰上、森林內、雜行的坡坎上以及有危險的裂口上，到處張貼着的號召標語中都可以想見得到的。

駕駛員一天運輸兩趟，成了一種運動，這就是對史丹諾夫的號召的具體回答。這是什麼意思呢？凡是在這條冰路上駛過的人，都能唸到這樣的口號：

『駕駛員，記着！你每天運輸兩趟就能保證一萬個列甯格居民有糧食吃。一定要做到一天載運兩趟！』

汽車路上每一個戰士都有高度的覺悟，覺悟到自己對祖國所負的天職。他們懂得戰線司令部給予他們的任務是複雜而且困難的。但僅僅使工作人員都覺悟到某種任務的重要，這還是不夠的。而且應當把所有的人們都組織起來。

旅政治委員兼軍用汽車路政治委員西金同這條路的路長西洛夫少將一塊，能够迅速地推動人們去建樹英勇的事業。首先建立了路上的秩序。凡是能够改善路政的大小事件，不懂考慮周到而且一實現了。並且造成了使駕駛員能够好好地工作的優良條件。

這種辦法馬上就發生了效果。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八日，這條路第一次完成了運輸計劃，而在第二天，這條路的運輸額已經比本月初增多了一倍。

冰路上的戰士們，把幾十萬列甯格拉的婦女和兒童從飢餓中救活了。

只要他們知道列甯格拉與前線都在等待援助，所以他們也就克服了一切障礙，堅決排除了各種困難，而誠心誠意地工作着。

副政治指導員庫傑爾斯基就是青年團員汽車隊的發起人。這一隊十個勇敢的駕駛員每晝夜運輸兩趟。有幾個青年團員：如克魯平、孔德仁、克列紹夫、普洛庫金、鮑里索夫及霍希巴赫特也夫等人，甚至在敵機空襲的夜裏，居然開動自己的汽車，冒着敵人的火力，而在這不可靠的冰上行駛着。

我親眼看見駕駛員康德雲的工作。他從冰路築成的那一天起，就駕着汽車多次在脆冰上行駛。那怕敵人猛烈射擊，他還是把物資運過去了。這個駕駛員奮不顧身，一心想到列甯格拉的人。有一次，早晨康德雲開着貨車在冰上行駛，湖上寒霧迷漫，一不小心，汽車就陷到裂口中去了。有些麵粉袋落到了水裏。康德雲毫不猶疑，馬上往冰水裏一跳，水深及胸，但他居然把這些重袋子拖到冰上來了。水上起了一層霧。他已經凍僵了，失掉了知覺，兩手軟弱無力，但他的剛強意志迫使他工作着。他把

麵粉袋從水裏拖出來後，就去尋找有人丟在冰上的雪橇。他在冰路上行駛時，好多次都看見過這些雪橇。康德雲找着雪橇後，就把這些麵粉袋戴在雪橇上，由其他汽車分別帶走了。當康德雲戴完最後一袋麵粉時，他已經完全失掉了知覺，倒在冰上，後面來的人才把他運走了，這時他衣服上都結了

冰……



## 五 狂風吹襲着冰路

——那怕天寒地凍，也嚇不倒我們的輜重——

在整個漫長的冬季裏，湖上每天都是奇寒凜冽，風雪交加。冰路上的勁敵——狂風，隨時捲起雪堆，埋沒着大路。急暴的雪風颳得行路的人都迷失了道路，汽車也被埋塞住了。一切生物都凍殞了。厲風暴雪的夜裏，真真使人害怕得很。暴風吹裂了湖冰，汽車疾馳過去就陷入了裂縫裏。大風把路上的人吹得倒下去，把一捲捲的尖刺的雪沙堆在他們身上，吼地一下，頃刻間就把他們埋葬在雪堆裏了。

飢寒交迫而驚慌疲憊的列甯格拉人，成羣結隊川流不息地從這冰野上走去，他們急急忙忙向東方走，拉多牙湖上的暴風却把他們吹倒在冰上。沿途汽車不夠，燃液缺乏，所以許多人都是步行。汽車上只裝載婦女和小孩。成羣成隊的青年和大學生都在風暴中，苦寒中步行着，很多人而且還拖着載有箱子和傢具的小雪橇。精疲力竭的人們東倒西歪，站都站不住，有的掉了隊，跌在冰上；<sup>急</sup>個個都是面黃肌瘦。路上工作的戰士把自己最後的一小塊麵包同他們分着吃，但戰士們自己也是飢餓的人。他們不過領到各人自己的一點點口糧，風雪冷凍中的艱鉅緊張工作却要用很大的精力去做。只有這些人的堅強意志和剛勇精神才能推動他們前進。

這裏不僅是人在熬苦受難，連馬匹也飢餓不堪地倒斃着，馬匹往往倒在滑冰上，一會就死掉了，湖上的行人們忽然圍在這隻死牲口的周圍……經過半小時後，大家都散開了。這裏冰上就只剩下付剔得干淨淨的白骨頭和一個尾巴……

但是任何人也不拘動雪橇上的麵粉袋。這些袋子是誰也不去侵犯的。大家都懂得：麵粉是運送到被圍的城裏去的。任憑飢餓得怎樣厲害，但始終也摧折不了這種自覺心。

\*

\*

\*

列甯格拉的難民都拼命地走往考班去。考班原來是舊時一個不大的村鎮，蜿蜒在拉多牙湖邊的運河和小考班河一帶。運河旁邊有個古老的俄國教堂，上面聳起幾個暗綠色的尖頂。教堂近旁就是一塊蓋滿了雪的墓地。北方，天空是昏黯的。考班鎮那些風塵僕僕而滿腮鬍鬚的漁夫們在街上踟躕着。一條大街就靠着運河。窗戶憑臨着水上。民房都是舊式的，屋基很高，屋基裏面儲藏有打魚的家什、碗具和馬鈴薯。

考班的漁夫是莊重嚴肅的人。他們住在這個偏僻角落裏，生活上是甯靜澹泊、從容不苟的。然而在這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日子裏，那些向東行進的飢寒疲苦的人潮，忽然湧到了這個偏僻的北方村鎮裏。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末，考班第一個衛戍司令、年輕人尤馬什夫大尉來到了這裏。這正是極艱難困苦的日子，那時湖上的路剛剛才開始佈置。

冬夜是懷涼的。湖上颯着烈風。村鎮幾乎沉淪在雪裏。運河的冰上聚集着成千的車子和無數的飢民。各民房內，都是人擠得滿滿的，連脚都插不進去。許多人就在露天裏徘徊着。街上升起了一堆堆的篝火，不管是小院門架子，也不管是從籬柵上拆下來的木頭，都拿來拋到火裏去。

夜裏黑得伸手不見掌。脚踩得雪上沙沙響。樹幹凍得發出了裂聲。大尉沿考班鎮走了一遭。運河河坡上、帶霜的樺樹下，到處都是凍僵了的行路人。其中有些人，衛戍司令已經來不及幫助了。有個凍僵了的人，眼睛睜得很大，靠一個小坡坐着。他很注意地望着遠處；他那慘白的臉上的雅容微笑已經凝凍了。在這最後一息中，他究竟在看什麼呢？在回憶什麼呢？

尤瑪什夫不禁因他吃了一驚。

這位考班第一個衛戍司令，當夜就派了幾輛汽車，帶着救護人員到冰上去。他們把路上疲憊得掉了隊的人都收容着，運到考班來。老教堂裏有斧頭聲響在響，——木匠們在那裏做床舖、安桌子。爐子裏的火昇得很旺，旁邊有幾口冒汽的大鍋。脫了色的神像，很像有興趣地在望着木匠做工。

考班衛戍司令親自把各房屋都編了號碼，從此以後，如果沒有得到防軍司令的准許，任何人也不敢隨便鑽進住宅裏去。凡是到達考班來的人，一律都要到衛戍司令部去登記。登記後才能領到食物和住處。至於沒有證明文件而形跡可疑的人，就把他攔阻下來，交衛戍司令部處理。

吃喝、取暖都是很艱難的。因此誰要毀壞住屋，就把誰當作敵人來究辦——這樣一來，才沒有毀壞房屋的事情發生。此地食物都是從後面很遠的糧站上運來的。

於是列甯格拉的人在考班湖岸上就開始得到了吃食，住處也很暖和……

在一個繁星皎潔的寒夜裏，我站在考班街上。看見從列甯格拉開來了一些公共汽車。被撤退的婦女和小孩從汽車裏走出來。面帶睡容的孩子們，用手擦着眼睛，身子凍得拳縮起來了。馬上就有戰士們走去接手抱着他們，小心翼翼地抱到取暖所去。這時戰士們的神情是很溫存的。他們因緊念自己的家屬和小孩，於是滿腔的熱情都傾吐在列甯格拉人的身上了。戰士們安撫着這些小孩，耐心地來照料他們。

在湖的南岸不遠的地方，敵人在放射着藍色的火箭。那裏就是前線，婦女們都很憤激地望着那一方面。

「敵人在放花燈。你們不要害怕。」——戰士們安慰婦女們說。「法西斯的惡狗們都蹬在冷洞裏——怕死。」

這一切撤退來的人，都被帶到光亮而溫暖的取暖所裏去了。他們在那裏都烤得很暖和，吃得很飽滿。

\*

\*

\*

所有的調車手、剷雪機師、拖拉機師、駕駛員及醫務工作人員們，整個冬天都在冰上緊張地工作着。他們很勇敢地站在自己的戰鬥崗位上。

調車手的職責重要得很。每個調車手都應當是很精緻、很細心、很機智的。他要注視路上的車輛

行動，觀察冰的狀況和牠的病態。他要同醫生一樣，來傾聽冰路的脈搏。假使路上好久沒有汽車來，那末他就知道路上什麼地方起了『塞子』，好像止血的棉花一樣塞住了大路，停滯了路上的正常交通……有了『塞子』，燃油就大受損失，列寧格迫迫不及待的糧食也就停滯在路上。如果冰要出點亂子，拆裂開來，調車手就連忙彎路去指引汽車繞道前進。夜間或大風雪裏，他就用手燈去照示路的方向。如果汽車縱隊擁擠起來，他就去把牠們分散，免得陷入危境。他又照料汽車，使牠照指定的糧站駛去，不至于空跑一陣。調車手隨時都是富有勇氣與決心的，而在困難關頭，他就去援助駕駛員。

有一天，我親眼看見在狂風猛擊下，拉多牙湖的冰拆裂起來了；忽然就張開了毒狠狠的裂口。口內冰水迸發，馬上就把克林什夫上士那段冰路淹掉了。這時正有一輛載着糧食的汽車疾馳過來了。駕駛員猛然把車停住了，跟在後面奔馳的另一輛汽車却來不及避開，恰恰就碰到了前面的汽車上。這兩輛碰壞了的卡車塞住大路，路上出現了『塞子』。冰經滿載物資的重汽車一壓，於是連車帶貨一齊陷沒到水裏去了。

克林什夫上士，穿着氈靴，首先跳到冰水裏，其他的同志們也照樣跟着跳下去。好像不是嚴寒而是熾火燒着他們一樣。大家的衣服都凍了冰，動作非常困難，但調車手們不顧一切，拼命工作，一直做到把汽車和物資都搶救出來，並恢復了路上的正常交通爲止。

上士始終站在自己的崗位上。他穿着凍冰的氈靴，腳站在寒水裏，調理路上的交通，一直等至有人來換班時，他才離開這裏……

時常在驚心動魄的深夜，湖上狂風奇寒，而在那些快凍僵了的行人前面，黑暗裏忽然出現了一位勇士亞明諾夫。他肩寬體壯，真是一位強壯的小夥子，他把那些迷了路的人都帶上了路。疾風暴雪把坐下歇氣的人都掩蓋了。人們已經疲倦不堪，瞌睡沉沉，而他却把凍僵了的人扶持起來，鼓勵他們，帶他們到取矮幕裏去。對於那些完全凍得拳縮了的人，他就又替他們捺身體，把他們一個個措到救護幕裏去，並很關心地幫助看護長來恢復他們的知覺。

當人們恢復知覺後，亞明諾夫就無影無蹤地走了。他走出去時，甚至沒有向被救的人們說出自己的名字。

我望着這位勇士兩隻強大的手，暗中想道：「這雙手該救活了多少蘇聯的人啊！」

這時，當我寫到這裏的時候，我很興奮地想起來了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夜間的情景。這一夜，冰路上雪風大作。在這狂風暴雪中，亞赫默得契也夫中士從帳幕裏跑到冰上來了，馬上就在一個危險路段上站崗。雖然這一夜不是他值班，但中士終於冒着嚴寒，做了好幾小時的工作。拖拉機師和齒雪機師們都在風雪猖獗的冬夜裏來往巡查着。他們剷開轆路把停陷在叉路口上的載貨汽車拖過去。狂風怒吼，雪風急旋，旋得連眼睛都睜不開。天氣冷得耐不住，簡直難於呼吸；手全凍僵了。恰巧在這幾小時內，敵人猛烈地開砲轟擊着冰路，人隨時都有遭死的危險。但是戰士們一個也沒有想到死，都想着活。

敵人有個砲彈打中了裂縫上的橋，橋被粉碎了。路上一大隊一大隊的載貨汽車嗚嗚地駛來。那怕

狂風暴雪咆哮怒吼，戰士們依然鎮定沉着，連忙去恢復這座橋。敵人的密集砲火雖然還沒有停息，戰士們却已經搬來了木料，已經在劈鋸樑架，着手架橋了。馬夏也夫少校幾夜都沒有睡覺，雙眼通紅，在那裏領導着做工。他常常親自拿起斧頭，極熱心地工作着。有時他放下手來，走掉了，大家就猜想：這時他一定是到旁的危險地方去了，那裏正在等待他的指示和命令。果然過了一會，他又從雪風中的黑暗裏鑽出來了。

三月間，冰路上裂開了一條大縫，交通斷絕了，路上貨車都停滯了。雪風剛一停止，修路的人們就一齊動手，馬上開闢出來了一條彎一點的路。沒有一個閒空的人。周圍的水正在淹沒着這條路。水漲得很高，已經把裂口淹住了。人們小心翼翼地往裂口邊探望着。

馬夏也夫少校馬上把交通員都叫來了，並且對他們說：

『無論怎樣也不能讓汽車停下來。快，拿起斧頭去架橋吧。』  
於是交通員們都站在深及膝頭的冰水裏，連忙架設着新橋。

\*

\*

\*

司務長沙甫朗斯基到冰路上來了，他同另外幾個人一塊，也住在一個小帳幕內。他穿了一件他很愛惜的異常整潔的短皮襖。同志們很快就看出來了，這位新來的司務長，一般是很愛惜他私人的東西的。是的，他隨時都很愛惜自己的衣服，那怕這是一件極難辦到的事；因為旁邊就是添油站，日夜不斷地總有汽車開來，而渾身油污的駕駛員又都到帳幕裏來烤火。許多人暗中都討厭沙甫朗斯基，同志

們對他也是不親不疏，若即若離的。

有天夜裏，路上風雪交加。狂風打到冰上，冰即刻就拆裂了。大路上有輛汽車駛來，車上坐着幾個凍得發抖的女人和小孩。汽車開足馬力，一下衝進了裂口裏，就往水裏沉下去。女人小孩都浸到冰水裏了。

司務長沙甫朗斯基和調車手們一聽到快淹死的人在驚喊，就急急忙忙地跑去了。司務長馬上就脫下自己的短皮襖，精精細細地放在一個乾的地方。

調車手們滿不高興地皺着眉頭想：

『他的東西倒比別人的性命還要貴重呵！』

那裏知道事情大大地出人意料以外。司務長一走近裂口旁邊，半點也不猶豫，就跳到冰水裏去了。他別無畏地鑽進水裏去，就把那些快淹死的小孩拖出來了。這個勇士救活了所有的小孩。當他從冰洞裏鑽出來時，嚴寒立刻就把他濕透的衣服都冰凍了。沙甫朗斯基臉上結了一層冰罩。他急急忙忙地抓住那毛茸茸的短皮襖，張開那原來被他穿得很暖和的皮毛，小心翼翼地圍在幾個得救的小孩子身上。

恰巧來了一輛汽車，司務長把小孩們都安置在汽車上，親自把他們送到取煖幕裏去。他本人雖然極力表示是很勇健的，但他的臉色已經變青了，渾身都在發抖。他現出有點難乎爲情的樣子，居然昏把羞來了。



一大隊載重汽車在冰路上疾馳。突然走在先頭的一輛載滿汽油的油車壓托着了火。油車立刻就會爆炸。迎頭來的駕駛員們急忙把自己的汽車轉到旁邊去。

這時赫列伯托夫中尉正帶着兩個戰士契夫同庫利發爾在大路上巡查。他們一見油車着火，就毅然無畏地跑過去，急忙用雪撥在火焰上。一條碧藍的火舌燒得噼噼響，兇狠狠地向汽油櫃上伸來了，就像幾條飛蛇一樣。汽油櫃上已經在冒汽。這三位勇士已經熱得受不了了。

『朋友們，走開去！後退！』——駕駛員們連聲大叫着。

但這幾個戰士並不走開。他們終於冒着生命的危險，打熄了這燒得發響的火焰，而把列甯格拉飛機師所渴望的汽油搶救出來了……

大路上的戰士們那怕在狂風暴雪天候惡劣的情況下，從來也沒有離開自己的崗位。雪風中一片昏天，駕駛員看不清路。時常，狂風剛吹開一條冰縫，調車手就趕快站在裂縫旁邊臨時的崗位上，那裏知道前面汽車急的一躍，恰巧碰到了調車手身上，就把這位戰士壓死了。英勇的共產黨員謝爾卡林也就是這樣犧牲的……

一九四二年一月，拉多牙湖上奇寒苦冷，雪堆叢集。這時駕駛員們必須空前地振奮自己的力量，而他們也就毅然決然，毫不顧身地工作着，雖然敵機轟炸、路冰爆裂、雪堆奇寒，他們一概都不理

我們忘掉了睡覺，  
我們忘却了吃喝；

只曉得駕起貨車，

在冰上飛馳着跑。

冰路詩人勒芝尼可夫上尉，在他的短詩中就是這樣描寫着駕駛員們的英雄精神。  
冰路上豈有這樣的標語牌子：

『駕駛員同志們！多運糧食，燃液，彈藥給列甯格拉的保衛者啊！』

駕駛員們也就忘餐廢寢，甚至不休息地工作着。他們害怕自己瞌睡誤事，於是把白鐵鍋子懸在司機棚裏，並靠近耳邊；鍋子鏗鏗作響，也就可以鬧得自己不至於沉睡下去。有時，他們把步槍橫在自己的脊背上，不讓自己歪倒在坐位上去睡覺……

※

※

※

有個大風大雪的夜裏，駕駛員科羅金駕着汽車大胆地在湖上駛行。狂風怒吼。一個個的大雪崗都在冒煙，就好像燃起過火的火場一樣。

駕駛員很有把握地駕着他這輛大卡車，急急地往雪崗裏馳去，衝開雪堆，擊破逆風，一直向前邁進。

路上的路燈快熄掉了，旋風把路標都吹走了。在狂風暴雪下，一切都在旋轉、奔馳、咆哮。公路

也看不見了，連什麼也消失得無影無蹤。

這輛汽車開得過度緊張，震顫不停。駕駛員很仔細地傾聽着摩托的響聲，查出摩托在若斷若續地響着——汽車出毛病了，快壞掉了。但汽車仍在往雪崗上闖進。雪風一大陣一大陣地襲來，摩托大吼了一聲，突然就斷了氣。冰寒風雪征服了這輛汽車。

駕駛員精疲力憊，一歪就沉沉地想睡覺，眼睛再也睜不開來了。科羅金知道，在冰天雪地中，這樣就是遭死。他震動身幹又搖着頭，——怎樣也不讓自己昏迷過去。他又在雪風的怒吼聲下，唱着歌，叫喊着。這個健壯結實的小夥子，却有一副恰然宏響的嗓子。現在又怎樣呢？難道叫得過這些狂暴風雪的白色惡魔嗎？

汽車夫記起了南面有個芝林島。那些黑石堆中設有一個兵站，還有地窖，地窖內住有喜歡賓客的人。他決定穿到那裏去。

駕駛員動身了，有時跌進裂口，有時疲倦得倒在冰上，他走了很久，才走到了島上。當他突然在那裏出現的時候，大家都非常驚異——在這大風大雪中，他居然找着了到這裏來的路。真了不起——人們都很關心地照料着他，讓他吃過飯，身上也溫暖了。島長費多托夫中尉勸他留在這裏度過這陣風雪。中尉素來是個驍勇無畏的人，但在這種天氣下，連他也不敢離開此地了。

『看，在這樣瘋狂的夜裏，誰敢冒險去偷貨呢？』——中尉說。  
駕駛員却很不同意地搖着頭說：

「不，不，這樣的時光我決不能留在這裏。請通知大家，讓同志們來幫幫我的忙吧！」他準備動身回到汽車那裏去。人們恐嚇他說：

「往哪裏去？難道你發了瘋，就這樣去送死麼？」

駕駛員不高興地聳了聳肩，斷然回答說：

「我決不丟掉這車物資。此刻我雖然很困難，難道列甯格拉的人們更容易些麼？他們不止比我難到一百倍。」

「你說得對。你去看看，再轉回來！」——中尉同意說，——不過我要給你一個嚮導。」

「不要嚮導；我一個人找得着。」——駕駛員拒絕這個提議後，就離開兵站了。

現在，他一個人單獨來熬這苦難漫長的時光。昏聩快變成黑夜了。疾風暴雪依然是那麼猖獗，苦寒砭骨，但這位剛悍不屈的人一點也不畏縮。不過那沉迷的瞌睡又在險惡地纏着他，甜蜜的酣夢硬箍住他這疲憊的軀體。忽然間，科羅金迷朦入睡了，他即時就夢見了家屋、住房、暖舖；甚至還聽到家裏人的熟識口音。噫，睡在這溫暖的被褥裏，真是舒服！於是他就樂陶陶的伸開腳來。覺得疲勞了的手上、背上，都沉在愜意的倦境中了。

忽然有個念頭，就像火花一閃地鑽進了他的腦子裏……

「物資呢？誰來把它運給列甯格拉的人去？不，不，決不陷在這狂風暴雪和絕望的情景中！」他走出司機棚，抓着一把鋏，爲了把身體舞蹈暖和，就拼命地工作起來了……然後又休息休息。

當科羅金終於凍得難耐時，他就燃起一堆小火，加些亂雜的東西到上面去燒着。上騰而且愉快的火焰這時又鼓起了他的勇氣。

暮靄沉沉，夜又快完了，但風雪仍沒有靜息。好像公路是在向北疾馳過去。

駕駛員往司機棚裏一鑽，門關得轟的一響。他昏昏沉沉半夢半醒地坐着。他看見列甯格，看見它那一片廣闊的雪景、披雪的公園，並且看見那裏的小孩。小孩們張着一對對濺情依依的眼睛在渴望着他。即時，他的心房都燃燒起來了，腦子裏油油然想道：『非幫助他們不可，一定要去幫助他們……』

只是在第七天，人們才找到了這輛一半淹在雪裏的汽車。

科羅金已經僵凍得快要死去了。他們替他擦了擦身體，灌了他幾口燒酒，就把他運送到軍醫院裏去了。

當他甦醒過來時，一位戴眼鏡的醫生很仁慈地把眼睛向上一瞧，說：

『啊呀！你的身體真像鐵呵！但總還要躺一個星期才行。』  
駕駛員眉頭一皺說：

『醫生同志，這樣絕對不成。請求你今天就讓我出院工作！』  
他也不顧醫生的忠告，當天就出了院。

\*

\*

\*

有個駕駛員孔卡諾夫駕着卡車在冰路上行駛。冰經重車一壓，轟地一聲裂開了一條彎曲的裂縫，車輪即刻就陷到了裂縫裏，卡車已經在慢慢地往水裏傾陷下去。修理匠馬上都來援助。他們很有經驗的看了看那損壞的地方，說了一聲糟糕！就絕望地把手一抖：

『完蛋！汽車已經沒有救了。駕駛員同志，你儘管放心回到你的隊伍裏去罷。』

但駕駛員孔卡諾夫無論怎樣也要救出自已那輛汽車，於是他立刻就動起手來了。

烈風怒吼，嚴寒肆虐。但駕駛員絲毫也不覺得冷凍。他把卡車活板上的欄杆木板抽卸下來，仔細地塞到卡車下面。但木板也總不免要有什麼攔着，然後它才能支住卡車，以免傾陷到湖裏去。這件事情要靠誰來做呢？

當然要靠嚴寒！

孔卡諾夫急忙對木板上澆了一些水，讓它同冰凝結起來。他又逐漸逐漸地來培植冰塊，一點一點地把卡車往上移昇。這件事情只能慢慢地做去，但駕駛員却也忍耐得住。正因為他有耐性，事情終於成功了。他把卡車弄到了冰上，劈掉凍在冰上的木板，一切都收拾就緒後，就開着汽車走了。

過了兩天，孔卡諾夫健壯而且愉快的回到了自己的隊伍裏。他把汽車完整無恙地開回來了。同志們問他：『是誰幫你的忙把它救出來的呢？』

駕駛員回答說：『嚴寒和機智！』

※

※

※

任何時候我也忘記不了那一次的狂風暴雪。

正當二月初，狂風暴雪一連鬧了三天三夜。冰湖上雪堆翻滾，就像驚濤駭浪一樣，把大路上所有一切的東西都掩埋在雪裏了。就是嗓子再大的人，也叫不過這狂風的怒吼。冰風刺面，雪粒如針，眼睛全睜不開，口內耳裏都擠進了雪，睫毛上凝滿了霜。在這暴戾可惡的雪潮中，連極強悍的漁夫獵人也走不動路。

這夜，再強大的載重汽車，也經不住同自然界這場力量懸殊的搏戰，甚至連極雄健的「雅」牌卡車，因為載重很重，素來是所向披靡的，也終于經受不住，而陷在雪堆裏了。摩托也嘎啞起來了，摩托上都披滿了霜。駕駛員們被這非人力所能克服的暴力弄得精疲力憊，手握著舵輪就沉迷入睡了。

這時我們兩個人正在這白茫茫的雪潮中走着。狂吼的雪風把我們顛倒在雪裏。可是我們使勁地爬起來，又向前走去。

我的同伴——政治部工作員——塞曼·亞貝拉摩夫，是個大胆無畏、愉快活潑的人，他隨時都在鼓勵我。

當我到這裏來以前，他就在这冷酷無情的冰湖上做過很多時的工作。寒風冷凍侵蝕了他的面容，但同時又鍛鍊了他的剛強意志。他那不屈不撓的毅力，加上關心同志的態度，真真令我佩服。在危險關頭，他却具有不可摧折的勇氣，而一到閑暇的時分，大家坐在地窖內的小火爐旁時，就可以聽到他那真正動人的談笑聲。

我們就在路上冒着這吹得睜不開眼的狂風走着。忽然間，我連心扉都縮緊了。

「塞曼！——我大聲叫，——看，汽車夫都在睡覺呀！他們會凍死呵！」

狂風怒吼，壓倒了我的微弱的嗓音，但塞曼·亞貝拉摩夫也猜到了我說的是什麼話。他抓住我的手，大叫一聲：「不，不，這不會的！我們走吧！」

我們兩人又沿路往前探進。周圍漆黑，一陣陣激暴的白旋風。各汽車上的燈光也熄了。一片靜寂——汽車是死的，動也不動——因為它們擠進這巖巖響的雪堆裏，就僵凍了。摩托也不響了，沒有脈搏，也沒有生命了，狂風捲着雪沙，就在汽車上面急馳過去。汽車在這雪風的單調葬歌聲下被埋葬起來了。

塞曼·亞貝拉摩夫終於戰勝了狂風的頭批衝擊。他闖到一輛汽車跟前，一打開司機棚的門，就看見那個疲憊得要死的駕駛員，頭垂在胸前，沉迷地酣睡着。亞貝拉摩夫鑽進司機棚，連推帶聳，總想把他叫醒，使他履行自己的職務。但這酣睡得失掉了知覺的人，簡直是難於甦醒過來的。

亞貝拉摩夫揉了揉他的臉，搓了搓他的耳朵，狂聲叫道：

「喂！醒來！醒來！」

這人不由地搖搖頭，胡亂地囉嗦着，怎樣也清醒不了。

「鬼東西，醒來呀！——亞貝拉摩夫堅持地叫着，——不然，你就會死在這裏。」

任憑怎樣的威脅也是枉然的。再激烈的語句也在這嚴寒酷冷中冰凍起來了。於是亞貝拉摩夫就擒



住駕駛員的胸襟，把他從司機棚裏拖了出來，又抓些雪替他擦擦臉。

「唉，老在睡！碰到鬼！」

亞貝拉摩夫一邊推幹着這個凋萎不振的軀幹，一邊罵着。無論是嚴寒或冰雪，都不能使他安靜下來。也就在他的推幹下，那死沉沉的酣睡終於戰敗了。駕駛員終於甦醒過來了。

「小寶寶，睡醒了呀！朋友，坐上車去吧。喂，開車走吧。列甯格拉在等着糧食吃呵。」

駕駛員抱歉地笑着說：

「睡迷了，怎麼也醒不過來……」

雪風吹襲，暴風呼呼。我們兩人急急前進。馬上又碰見第二輛汽車。地平線上的白風，在沿着汽車頂篷上翻滾。亞貝拉摩夫打開汽車門，又把這個駕駛員叫醒了。

我們沿着這甜夢沉沉的大路走去。連我自己也開始覺得一切如在夢中：狂風暴雪，嗚號怒吼，汽車夫們在僵死的汽車裏大睡特睡。剛剛不久，這地還是生氣勃勃的，大路在緊張地搏動，摩托轟鳴，來往的駕駛員們彼此在打招呼。而忽然間，就像神話裏一樣，一切都沉迷入睡了，都被上銀霜了。摩托的熾熱心臟也不顫動了，人都在夢寐中吁喘着……

「退後一點！——亞貝拉摩夫一面叫，一面把我往回拖，——看，這鬼傢伙，又睡着了！你想死，急於往你祖先墳墓裏鑽。我一定要弄得你不安甯，那你就不會睡覺了！」

他一下貼住我，當我的面叫着說：

『去叫亞明諾夫，要他把拖拉機開來趕趕雪，把這條路拖開來。』

亞貝拉摩夫的鼻梁上起了繃紋，眼睛也凹下去了。他是憊疲了，簡直憊疲得要命。他自己也在打盹，困乏得站不住了。他緊緊地握着我的一隻手說：

『你先走吧！』

我們分開手。我向前走了兩三步，但在雪旋風中，我即刻就連什麼也不見了。只有雪嵐在舞蹈，在怒吼……

亞明諾夫駕着他那架史達林拖拉機廠出產的強大拖拉機，來到一小時以前有些難民，也有些駕駛員僵凍在那裏的地方，大路也就即時蘇醒起來了。湖上在微微地發亮。亞貝拉摩夫就在大風暴中，沿着每輛汽車叫醒各駕駛員。他一定要大家烘熱那些冰凍了的摩托。他趕走了噩夢，鼓起了各人的勇氣，而使一切都顯得生氣勃勃了。

亞明諾夫駕着拖拉機經過這些冰牆雪嶺，一直向前開路。冰雪彷彿是一塊快要燒燬完結的火場，當這最後猖獗的關頭，還在那裏冒烟。它們雖然被人的意志所征服，而在最後掙扎中依然狂暴得很，但它們還是熄滅了，還是被人力戰勝了。

我在冰上一個取燧石裏找着了塞曼。亞貝拉摩夫在那裏，他打赤腳躺在那裏，面前蹲着一個女看護，在使勁地替他擦腳。

『腳凍壞了。碰到鬼，太不小心！這麼惡劣的一個夜晚！』——他那隻小孩式的淡藍眼睛裏在閃

燦着怡然渾厚的神情。

他已經陷於沉沉想睡的狀態中；只有一分鐘的光景，他就倒在帳幕角裏一堆香松枝上大大地鼾睡起來了。

## 六 在汽車營裏

三月間，有一天早晨，陽光明媚，我到了一個陰沉沉的樹林裏。松樹下到處都繚繞着明淨的淡青色的烟。烟從地窖裏昇出後，漸漸地消散在晨光中。鮑爾春諾夫少校所指揮的汽車營，就駐紮在林中一片曠地上和各地窖內。炫耀的陽光射在地窖的淨潔窗牖上。地窖裏升有小火爐，火爐旁邊溫暖舒適，這時駕駛員戰士們都在公路上工作。修理匠在修理那些損壞了的地方；松樹叢下的停車場裏傳來了斧頭和鐵器的響聲。

就在這嘈雜喧嘩的樹林中，有許多清潔整齊的小路，如同光綫一樣，從地窖周圍牽射開去。各小路上都是雪松樹枝傾凌着。進路口的小空場上，懸着一口鐘，鐘的旁邊站着一個衛兵。他神色森嚴，目光敏銳，又特別有禮貌。

到了指揮所。我見過了鮑爾春諾夫少校。他有着一副愉快的俄國人的面孔，淡藍色的眼睛。說起話來聲音不大，但語句和態度上却表示得那麼堅強而生動。他舉動簡切而又穩重。他所指揮的汽車營榮膺了紅旗錦標。這營的戰鬥員和指揮官們真不愧以此自豪。

紅軍戰士們舉起紅旗到這小空場上來了，他們那種雄偉而自豪的神色，使我深深地感動了。旗幟在青蒼的樹林裏披上一層春雪的小空場上飄揚，就好像火焰在燃燒着一樣。戰士們的英勇面容，是表

示他們決心要在這族羣下爲革命、爲偉大的列寧格拉而鞠躬盡瘁、奮鬥到底。

戰士們而且以他們這位指揮官而自豪。他們談起自己的指揮官來都是很尊敬的。

『對我們每個人說來，誰要是失掉了指揮官對他的信任，那就是再大不過的處罰了。』

幾個月以前，此地工作做得很不好。新任汽車營營長到職以後，就在周圍墮了好久，他看見到處都是污泥、一片荒寂，覺得驚異得很。

鮑爾春諾夫少校來到汽車營的第二天，就召集戰士站起隊來，並森嚴地對他們說：『够了！再不許這樣。是誰讓你們把汽車弄壞、把物資丟在路上的呀？以後，誰要是拿着爛鍋子，誰就領不到吃食。誰要是破壞軍人的天職，誰就不能留在我們隊伍裏。紅軍戰士這四個字是高尙的軍人稱呼。紅軍戰士——他就是我們祖國的捍衛者！我國全體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我想，你們會了解這一點，並來執行你們對祖國所負的天職，那麼，現在就出發吧！』——營長說完了話。

他領着汽車營開到了森林裏。也不管天氣嚴寒，就在土崖上一塊沙地裏，命令這一營人掘築地窖。汽車營就駐紮在幾條重要軍路的交叉口附近。發佈了軍事紀律的命令。

從某軍中派了一個獨立連到汽車營裏來，以便完成一種特別任務。這一軍是素來因官兵英勇而光榮卓著的。所有的人一談起這一軍戰士，都是讚不絕口的。鮑爾春諾夫少校對於調這一連人來補充，非常高興，特別是來到的這一連裝備得很好，武器很精良。這是一支強大的力量。據各種材料證明，這一連滿可以每次至少輸送五十噸物資。

然而却發生了一種沒有預先見到的混亂情況。

某軍開來的這個連，每天只運輸了三噸物資。少校驚忿得很。事前，他剛剛有事上城裏去了一趟。他抽出一點功夫在列寧格拉城裏走了一走。那裏曉得這使他的心臟即刻痛苦起來了。他看見各工廠冒煙的煙窗，看見面色瘦得發青的行人。街角上站着一個年輕的婦女，雙手抱着水管。她那雙悽涼慘淡的眼睛在惻惻地閃着，這使少校惶悚起來了。這個婦人已經飢餓得軟弱無力。她已經不能再往前手動了，只好在那裏休息休息，來集中一下自己的殘餘氣力。

鮑爾春諾夫急忙往前走。看到街邊道路上有五個面色慘白的人並排地坐着：三個是上了年紀的婦人，一個男子，一個小孩。他們旁邊擺着一架裝着棺材的小雪橇。他們曾經拖着這架雪橇沿街走，而這點輕東西，他們却已經拖不動了。他們的脚是勉勉強強地走動的，簡直支持不住。

現在他們坐在那裏休息。男子在捲烟草，一隻軟弱疲倦的手簡直在發抖。

他把捲烟抽燃以後，慢吞吞地站起來，拉着繩子說：

「唔，再往前走吧。」

鮑爾春諾夫回轉到冰路上來了。內心裏痛苦不堪。不管怎樣飢餓，列寧格拉始終是英勇不拔地在同殘暴的敵人鬥爭着。它恰像一座鋼鐵的堡壘，對敵人說來，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而此地附近，就在他自己的汽車營裏，偏有這一類人，吃喝不愁，却漠視一切，一點也不關心。

少校命令這一連站隊。這一連的戰士都腫色沉沉，無精打彩地睜圓眼睛望了一下。

少校厲顏正色釘了他們一眼。戰士們經少校一望，馬上都垂下了眼睛。

『不錯，——鮑爾春諾夫暗中想，——倒很不錯。都低下頭了。害羞起來了。可見，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喪盡了天良。』

『同志們，你們中間誰是從某軍裏來的呀？』——少校大聲叫着。全體都舉起手來了。

『也罷。』——營長嘆了一口氣，就沿着隊伍走了一遍，仔仔細細地把每個戰士都望了一望。然後他又走到空場中心，沉默了一會，臉色都紅起來了。

『撒謊，說假話！——少校驕地一叫，——此地就沒有一個人是從某軍裏來的！』

隊伍裏即刻就傳出了一種微微的蠕動聲。

『說起某軍的光榮來，那是名震全國的，——鮑爾春諾夫繼續說，——那裏的人是雄鷹！是驍勇無畏的戰士，是勤勞不息的人們。而你們這般東西，簡直是一羣懶漢。我到底是相信誰呢？是相信蘇聯人民還是相信你們呢？如果相信你們，那末，人們所稱讚某軍的那些話就都是不對的了。這就是說，那裏的人也同你們應該是一樣的了。』

戰士們都窘困起來了，少校察覺他們中間有很多人在大大地嘆氣，眼睛怔得通圓。忿激地望着指揮官。鮑爾春諾夫也就慷慨激昂地向他們講到他在列寧格拉所看到的事情。

『你們要向列寧格拉人、向這班鋼鐵般的人學習學習！他們憑自己的意志、憑愛國的熱忱，甚至

戰勝了死亡。他們雖然飢寒交迫，但從來也不拋棄自己的錘頭。他們正在努力造成抗戰滅敵的勝利，你們却是怎樣的呢？」

他喊了一聲「派班」的口令以後，心裏苦悶得了不得，就走進自己的地窖裏去了。

一分鐘後，他望見窗口外面，一輛輛的汽車依次從停車場裏開上了大路，一直往糧站上去裝載物資了。

晚上，這一連的連長到指揮所來報告說：

「我們這一連今天運去了六十噸糧食。」

少校默不作聲，像在等待什麼似的。

連長馬上又報告說：

「戰士們要我轉告營長，說他們決心精誠工作，好在祖國面前將功贖罪。他們請求把連內的三個人開除出去……」

連長舉出了這三個人的姓名。

「戰士們對我說：人民的公敵是不能容他存在於紅軍隊伍裏的。要消滅人民的公敵。我們尊重列寧格拉和我軍的神聖榮譽，並且要用自己的英勇專業來維持這種榮譽。」

「我相信他們，——鮑爾春諾夫終於說道，——一定是會這樣去做的！」

獨立連戰士們從這天起，就真正擔負起來了冰路上的戰鬥任務。



一個有陽光的寒凍的早晨，在那雪松樹叢下的小空場上，舉行汽車營早間集合派班。當時我也在場，這次派班給了我一個不可泯滅的印象。

太陽照得松樹頂上的雪閃爍發光，是玫瑰色的。戰士們大步大步地踏得白雪吱吱發響。各連都動作迅速，精神奮發，一下就排好了隊。

營長鮑爾春諾夫少校同營政治委員謝爾金走出來派班。空場上震的一聲，他們彼此相對行了一個軍禮。

少校走到每排每班跟前，仔仔細細地望了一望所有的人。英氣勃勃的駕駛員們都挺起胸膛，正眼望着指揮官。

指揮官問：

『大家都知道史達林同志的命令麼？』

『知道！』——各行列裏一齊同聲回答說。

『好，好得很！——少校沉靜地說着，——那我們就來檢查檢查，究竟我們在怎樣執行這一命令？』

他從公文夾子裏掏出昨天一晝夜內汽車營的工作簡報來。

他依然還是用同樣的口氣說：

「這天我們汽車營完成了運貨的戰鬥任務。」

戰士們都興奮起來了。但是歡喜得太早。突然，營長眉頭一皺，厲聲說：

「戰士同志們，我們說的話沒有兌現。在先進駕駛員會議上，我們答應過要節省百分之三的汽油，但這一諾言我們沒有做到。這成什麼話，究竟又要歸咎什麼人呢？駕駛員夏林昨天多燒了五十七公斤汽油。這就是說，他一個人白白地浪費了我們全營所應節省的汽油總量的百分之一。同時也就是剝奪了列寧格拉一萬八千份麵包口糧。正是用五十七公斤汽油就可以運一萬八千份口糧到被圍的城裏去！駕駛員布爾珂夫也用多了，弄得列寧格拉少九千份口糧。我們都忘記了一個簡單的算術。如果我們每天節省百分之一的汽油，那末，十五天內我們就可以給列寧格拉送去十九萬五千份工人的麵包口糧。假使我們真的做到了自己的諾言，——那你們就懂得這中間的意義了……」

兩個駕駛員，夏林和布爾珂夫滿臉通紅。全營戰士都帶着一種責備的神情望着他們。戰士們的沉默的眼光好像在質問着：

「你們說的那些漂亮話到那裏去了？」

夏林連忙抬起頭來，慌亂不堪地向營長報告：

「昨天有很多困難，今天我一定來補償損失。」

少校的態度很堅強。

「我知道這些困難，——他厲聲說，——我知道爲什麼多費了汽油，這是由於我們的工作做得不

好，沒有組織性。究竟是什麼東西吞掉了寶貴的時間和珍貴的汽油呢？第一是路上的『塞子』，第二是因爲不愛惜。駕駛員工作不好，所以路上才弄出了一些塞子。亂雜無章的駕駛員每每不愛惜自己的汽車，汽車一壞在路上，就把川流不息的貨車都阻塞住了。總之，你們要記住這句俗話：『好汽車夫總是在運貨，壞汽車夫總是在修理』。同志們，是這樣的嗎？』

『是的！』——戰士們齊聲回答說。

『還有一點，——營長繼續說，——不愛惜汽車的駕駛員懶得多去開動摩托。汽車停時，也不把摩托關住。因此汽油就白白地燒掉了。對不對？』

『對，營長同志！』——大家齊聲叫着說。

『既然我的話說得對，那末，我們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執行史達林同志的命令。必須知道命令是命令，一個戰士的諾言却正是不可侵犯的神聖的信約。那怕困難再多，我們也一定應當完成這一命令和諾言！同志們，堅決幹去吧！』

少校發出口令後，各連踐得雪粒沙沙響，都回到各自的停車場去了。

大松樹叢裏傳出了一陣『雅』牌下車的摩托聲音。駕駛員們正在出發去載貨。

汽車營中通常的勞動日開始了。

有個駕駛員華西里·米海洛夫，從冰路築成後的第一天起，就在鮑爾春諾夫少校的汽車營裏工作。他是莫斯科人，面容渾厚，灰色眼睛，顯得滿有精神。他在莫斯科時就開汽車，特別愛清潔，臉上

隨時都刮得乾乾淨淨，服裝整齊，非常守紀律。

駕駛員關於他自己的工作，曾經這樣向我說過：

「史丹諾夫同志的號召信到了我們這裏，我心裏大大地感動了。當一讀完這封信後，我暗中就想道：『從今天起，我每天一定要邁兩趟！』果然，我說話算話，現在我每天都是兩趟，甚至比兩趟更多。讓史丹諾夫同志知道，爲了勝利，我要誠懇地貢獻我的一切力量，必要時，我就毫不猶豫地把生命貢獻到這一偉大的事業中去……」

駕駛員米海洛夫做事堅決，而且身強力壯。

他駕駛的是「斯」牌卡車，但他還夢想着強大的汽車。

有一次，他在路上碰到一輛被敵彈擊毀了的大「雅」牌卡車。卡車歪在路邊溝渠裏，冬天的雪風已經把它掩埋起來了。米海洛夫把「雅」牌卡車掛在自己的「斯」牌卡車後面，終於拖上路來了。這輛大汽車又震又響。駕駛員把它拖回停車場，親自把它修理好了。有一天早晨，他就像勝利者似的，坐在「雅」牌卡車的高坐墊上，洋洋得意地從停車場開到冰路上去了。

「我心裏真快活得要命。」——駕駛員坦白地承認說。

我同他兩個人站在一輛載重五噸的大汽車旁邊，汽車漆的全是白色，漆得很不像這麼大的一輛汽車了。米海洛夫帶着很溫存的神情望着這一輛雄健的「雅」牌卡車。

「你看看它吧。這成個什麼汽車？開起來，真不容易，可是貨真裝得多！一裝就是五噸麵粉。我

這輛「雅」牌卡車是自動卸貨的，活板是放不下來的。而那些裝載手們，看到我的汽車，就嚇得像鬼見到了閻王一樣，跑得遠遠的了。但跑也是跑不掉的。首先就要把我的車裝滿。來罷，六十麻袋麵粉！我走到裝運站去，把裝載手們攔攔來。我的汽車，簡直像一隻大象，趕上這個，繞過那個，一直開到裝貨的地方了。來，往上裝吧！當我開車在拉多牙湖上走的時候，我覺得很有力量，——我肩背後面是裝的一滿車貨。就是那些裝載手們也很尊重我這輛「雅」牌卡車。他們都激勵我說：「看，這輛汽車才真是汽車啊！簡直就是整整的一個火車箱。兩趟就給列甯格拉人送去了十噸麵粉。」

我聽到這裏，連我也不得不尊重這輛大「雅」牌卡車和他的駕駛人了。米海洛夫繼續說：

「有一次，工作日完結後，我開回自己的汽車營裏來了。我心裏想，又有了十噸。哈，真是好汽車！當我剛開進空場去，就看見道路上面橫掛着一幅紅布。布上精巧的寫一排大字：「向先進駕駛員米海洛夫同志致敬」。我把汽車一停，跳下來，特別跑擺去，又唸了一遍。一字不差。」「向先進駕駛員致敬」。就是向我這個米海洛夫同志致敬！可見，他們沒有忘記我，他們都在熱心地掛念着我，關心着我，好傢伙！我心裏簡直快活得要命：「嗶啞，親愛的媽媽，你該來瞧瞧蘇聯人是怎樣在歡迎你的兒子啊！唔，華西里。米海洛夫，加緊幹吧，更加提高你的工作速度吧……」

晚上，森林內俱樂部裏放映電影。電影開幕前有汽車營政治委員登台，講述駕駛員米海洛夫的工作情形。全體戰士一聲不響的在諦聽政治委員的簡短演說。

「我代表指揮部誠懇地請華西里。米海洛夫站到此地來向同志們說說他成功的祕訣。讓我們的戰

友們都來學習學習，應該怎樣克服困難。」——政治委員提議說。

這位駕駛員走上講台了。靜默了一會。想了一想。因為這太出於他的意料以外。然後才說：

「我成功的祕訣，說來是很簡單的。第一，我總是不白費時間。戰爭中一分鐘一秒鐘都有決定的意義。我把車一開到貨棧跟前，就叫着說：「喂，往上裝吧！」有時罵他們，有時嚇他們，我把眼瞇一瞇，看見一些沒有經驗的裝載手，於是我就親自跑去裝上麵粉袋，說：「看呵，要這樣裝上才對！」不是我來等人裝貨，而是我親自去找貨來裝。第二，汽車隨時都是安排得好好的。這點非常重要。說到這裏，朋友們，那我就應當感謝我的換班人、駕駛員伊萬·格尼科夫。我們兩人是再友愛不過的了。這種友愛是爲了同一目的：「多運物資到列甯格拉去！」車一開回，頭一個問題就是：「汽車怎樣？」如果不先把汽車收拾好，我們簡直不願下睡覺。第三，汽油一定要用細鐵絲網濾過。這件玩意兒可太寂寞了，但是以後到路上却够快活。路上就不至於再來濾油。汽車安排好了，那就滿可以增加速度。頂好是多化幾分鐘來好好地加油，走到路上就可以減省很多的時間。親愛的同志們，我要說的話就是這麼多，完了。」

米海洛夫走下講台時，他的所有的戰友們，都熱烈地鼓了很久的掌，來表示歡迎他。

\*

\*

\*

一位女駕駛員瑪露霞·格里哥列華，是列甯格拉汽車夫訓練班畢業的。人年輕，又漂亮，身強力壯。她參加到戰鬥生活中來，也如同那些和她相仿的成千成百的俄國女子一樣。瑪露霞在訓練班剛剛

畢業，就叫她去駕汽車，人們打開汽車房的大門並且對她說：

『好姑娘，一路平安，一直開到汽車營裏去。』

她把汽車開上了這條遼遠的大路，於是在她這樣沒有經驗的女子面前，就展開了新的生活。

駕駛員瑪露霞曾經這樣敘述過：

『我一開走以後，心裏就着急起來了，啊，我着急得多麼厲害！

我怎樣開得到呢？要知道我是第一次單獨開車呵！長途汽車我從來沒有駕過，假如汽車在路上出了岔子，那我又怎樣來修理它呢？

果然，我的汽車出了岔子，停在路上不動了。我從司機棚裏跳出來，仔細把摩托看了又看，我連心都冷了。許多卡車從我身旁飛跑過去，那時我想：如果修理不好，怎樣有險見人啊！我檢查我的摩托，記起了我學的功課，很快就把它修好了。我馬上覺得自己有了信心：

「瑪露霞，幹下去吧！」

我也就堅決地開着走。

我開得很好，穿過了全列甯格拉城，然後沿着大路『大大地加油』，一直開到了拉多牙湖。哪裏曉得在離湖邊還有兩公里的地方，我就看見法加羅夫附近有幾輛汽車陷在路旁邊的溝裏。這些開車的人，也同我一樣，都是列甯格拉的女子。因為她們沒有經驗，所以把汽車開到了這個可惡的地方。她們毫無辦法，也不知道要怎樣才弄得起來，我就去幫助她們，把這些卡車拖救出來了。那夥女

子大概以爲我是一個很有經驗的老汽車夫。她們都效法我，跟着我走。於是我們就結成了一個女子汽車縱隊，浩浩蕩蕩，向拉多牙泐冰上開去，開到拉甫洛夫去裝貨。縱隊行進着，真是一望無涯啊！冰總在響，女子們反而非常快樂。

我們開到了拉甫洛夫，那裏真熱鬧，忙得不可開交。這時冰路剛剛築成：既沒有飲食站，也沒有取暖幕。眼睛凍得流淚，一餓就餓一個餓。女駕駛員們簡直軟弱無力了，工作却是刻不容緩地要做的。困難是實在的，但汽車還是非開走不可。人們替我們裝上砲彈後，就對我們說：

「姑娘們，快開走。戰士們在等着彈藥哩！」

我們急急忙忙地開去。路上的「塞子」苦了我們一個整夜。一直到早上才把它們擺脫掉，但物資也終於運到了。卸下以後，馬上又派我們到冰湖上去。這一次，我們的汽車在轉運所裝載的是冰凍豬肉。裝好後，當然，我們又沒有吃一點東西，也沒有睡一下覺。

我駕着車走。我餓得胃裏冒酸水。我覺得冰豬肉也發出了一股香氣。這時只要我肯伸手到棚檻裏去割下一塊肥豬肉來，就百事大吉了。但這樣做能容許麼？一個蘇聯的女子，難道能幹出這種可恥的事來麼？決幹不得！於是我就把腰上的皮帶束得更緊，把身帽拉得更下，自言自語地說：

「忍住吧，姑娘！列甯格拉人比你更苦，應該幫助他們！」

我就這樣運了兩趟後才開到汽車營裏來了。一來就碰上了指揮官科爾巴契夫同志。他馬上就問我

說



「你的臉色怎麼這樣發黃呀？就好像三天沒有吃過東西一樣。」

「指揮官同志，你剛剛猜得對，我整整三天三夜沒有吃東西，開到又走，開到又走。」

他很親切地望了望我，好像對待女兒似的，把我的手握了一握說：

「女英雄！謝謝你，我深深地感謝你的幫助！」

這真够誇獎我了。

我再對你說一說，我在汽車營裏的生活。整個軍營內只有我這一個女子。上級派了一個姓查的戰士來當我的換班人。那裏曉得他一來就搗蛋。第一次，他取掉了機器上的一個螺旋，想把汽車弄壞。我及時發覺後就修理好了。我想，這樣的事情是誰做出來的呢？我是決沒有想到一個汽車夫會來破壞自己的汽車的。過了些時，又出了這樣的事，汽油都流掉了，而查駕駛員却把汽車丟在冰上不管。那時我才明白，原來他是這樣的一個傢伙。那裏曉得過了幾天，這個壞蛋又把冷卻器內的聯杆拆走了，後來又毀壞了彈條。若是做這種壞事，或是空起手來閑逛，譏笑我不算，還譏笑滑輪汽車。我斷定了他是危害份子，再也忍耐不住，於是我就跑到指揮官跟前報告。

「發生了什麼事呀？」——他驚訝地問。

我就把這個查駕駛員的事通通講給他聽了，並且請他採取一種對付的辦法。

少校眉毛一皺，想了一想。隨後又微微一笑，向我說：

「老實講，你這種對工作的態度，我很歡喜。你真是個了不起的姑娘，我就愛你這樣的戰鬥精

碎。』

他誇獎得我滿臉通紅。

第二天，就把查駕駛員逮捕了。看，我現在一天裝運三趟。不然的話，這就做不成功。列爾格拉應當堅持到底！』

## 七 他們一點也不怕敵人的砲彈和炸彈

每個走上了冰路的人，都要首先打聽一下第九公里路段的情形。此地自南至北，沿着平敞的冰湖開了一條危險的裂縫。只要風一吹起，冰下的水就往裂口上亂湧，裂口時而張大，時而縮小，好像在開開合合捕捉什麼似的。路上的戰士們都聚精會神地窺伺着這個敵人的動靜，必要時就和牠搏鬥。第九公里路段上却積起了一大堆一大堆的冰塊，新鋪設的路跡很多，橋樑的破塊到處都是，處處有攔阻冰洞的東西。戰士們日日夜夜都不離開這段公路，他們就像一羣酷愛勞動的螞蟻，使起大勁，把修路的各種材料運來，那裏知道只經過一小時的光景，流冰和敵人的砲火就把這些材料打滅得一乾二淨。

敵人所選擇的砲擊目標，正是第九公里的路段，想藉這來摧毀這些英雄們的勇氣。自公路築成後，這幾個月內，德寇向這段地方就射擊了幾千顆礮彈。但敵人却沒有摧毀得了這些愛國志士們的意志。冰路上依然是在繼續着它那蓬蓬勃勃的生命。

戰士們又架起了一些新橋，調整好了路上的交通。那裏知道德寇又用遠射程礮向此地射擊。有些礮彈落在橋邊，橋也打壞了，冰也炸開了。各洞口前面馬上就停止了交通。於是修橋手們急忙跳進冰水裏，站在水內，一連幾小時，拿着斧頭工作。

某築路連的政治委員潘切列也夫，他是個很高很壯的人，每當敵人礮擊的緊急關頭，他總是同戰

士們一塊，片刻也不離開最危險的地方。他首先跳到水裏去，而當冰路上汽油車着了火時，他首先就去救火。

「無論是水裏火裏，我們都跟隨他一塊去。」——戰士們敘述着。當他們一想到這位剷勇無畏的政治委員時，眼睛裏就都燃熾起來了。同這樣的政治委員在一塊，是不會有生命危險的！死神總是迴避着勇士，却跟隨着膽小鬼。

當那些可怕的暴風夜裏急，霧堵塞了大路時，政治委員潘切列也夫就親自坐上拖拉機，在狂風怒吼中駕着前進。那怕是疾風暴雪，潘切列也夫却堅穩地坐在拖拉機上，穿破雪堆，橫掃雪嶺，極自信地來開闢新路……

\*

\*

\*

三月間，德寇特別緊張地破壞這條公路。有一天傍晚，湖上映着落日的光輝，駕駛員鮑里斯·葉爾馬克快要完結第三趟運輸。他疲倦得不得了：眼眶沉重，肩臂疲勞得伸不起來了。

葉爾馬克這趟載運的是彈藥。這這類物資要特別小心。駕駛員總在鼓舞自己。他一駛到湖上，就放下司機棚的玻璃窗。清風拂來，使精神振奮起來了。駕駛員振奮了一下後，就加高汽車的速度向前駛去。沿途那些調車手的熟識面孔以及取暖幕等，都閃一下就過去了。拖拉機開得轟轟響，載有雪的鏈雪機在哼哼叫。拖拉機上的駕駛員特別揮着耳脣向葉爾馬克致意……等至湖上落照快完了的時候，就看見一個個的尖冰堆的長蔭影映在路上。四周是一片臨晚的靜寂。清風不斷地往司機棚內吹來。

忽忽汽車前捲起了一團黑煙。轟的一聲，砲彈片吱喳地飛過去了。馬上又靜寂起來。葉爾馬克即刻覺得臉上發燒，濕潤潤的。他用手一拭，才知道是血。這時很使他驚奇：居然聽不着摩托的響聲了。不知怎的，汽車却默不作聲地在奔馳着。「難道我響了不成？」——駕駛員一想，咬緊牙關。他懂得了，這是德寇開始攻擊公路。葉爾馬克馬上加高速度，卡車緊張得震顫震顫。他疾駛如飛，可是心房在跳躍着。

「只要救出這車物資就好了！——只要救出這車物資！」——他想着。砲彈就在他這輛汽車兩旁接二連三地爆炸，就像是跟着汽車後面追擊一樣。轟地砲彈又把它追上去了：司機棚玻璃前面，騰起了一束黑煙。這倏忽間，葉爾馬克只記得他痛得刺骨。砲彈片穿過玻璃，把他重重地打傷了。

但他仍然沒有屈服，一雙手還緊緊地抓着舵輪，忍着難堪的痛苦，依然把車往前開去……「只要沒有打中我的彈藥就好了，不然，那時就……」

葉爾馬克知道，那時就是彈藥爆炸，那時就是死路一條。

然而敵人的砲彈總在公路上低低地飛掠。他再往前急駛一陣，一切都跑到後面去了。駕駛員往坐墊上一望，坐墊上浸滿了鮮血。他覺得，瞬息間就會沒有氣力，人就要倒掉。葉爾馬克鼓起最後一口氣停了車，就失掉了知覺。

當這位英勇的駕駛員甦醒過來時，他已經在病院裏。他睜開眼睛一望，只見乾淨的床鋪邊坐着一

位醫生，很親切地向他微笑着說：

『真是好漢，同志，你的意志多麼堅強啊！』

第二天，有些同事來看他，並帶來了禮物。他們緊緊地同他握手。政治委員特別對他說：

『鮑里斯·葉爾馬克，你的傷快要好的，傷好了後，你就可以回到駕駛員的榮譽崗位上去。』

這幾句簡單而溫存的話，使他大大地感動了。他明瞭同志們怎樣珍視他的勞動呵！……

＊

＊

＊

凡是在冰路上工作的人都知道這位中士卡拉布唐。他在戰士中並沒有什麼特別令人注意的地方。卡拉布唐身材不高，人很結實，有着一雙漂亮的黝黑的眼睛。不過他也和卡柴赫草原上的人一樣，視覺聽覺都特別靈敏。這一點，在拉多牙冰湖上是很有用處的。正因為卡拉布唐的聽覺靈敏，所以他在冰路上救活了不少行路人的命。

卡柴赫草原上冬天常有狂風暴雪，不僅堵塞道路，甚至埋沒牲畜。卡拉布唐懂得這種風暴，所以每當湖冰上吹起腳風時，他就從溫暖舒適的帳幕裏跑出來，偵聽着冰路上的各種聲響。他一聽到雪風中有迷路受凍的人聲，就急急忙忙地跑去營救，並把那個快要凍壞的人指引到取煖幕裏去。有一次，他就這樣救活了一個軍官帶着的一整隊戰士。原來他們從芝林島出發時，已經是大風大雪，黑夜裏，狂風夜骨，銳雪刺眼，弄得他們迷了路。大家就在風雪漆黑中東碰西撞。走頭無路。不但沒

有希望走上公路，連每個人的氣力也快用盡了，致令想倒在雪堆裏沉睡下去。這位軍官知道，人們是有遭死的危險的。而北方的冬夜又是那麼漫長得很。在這雪塵奔騰無邊無垠的曠野上，既無法堅持下去，又無法挨過這驚心動魄的風暴，看，怎麼辦？於是他也不管雪風怒吼，就下令叫戰士們大聲高呼求救。

狂風壓倒了人聲。如果這是別一個人，而不是生長草原上的卡拉布唐，就誰也聽不出來這種求救的呼聲。只有卡柴赫人的精靈耳朵，才能够傾聽出來這種微微聽得到的聲音，他一聽到這種聲音，就趕快跑去把這些人都營救出來了。

冰路上的戰士們都叫這位中士做『膽大無畏的卡拉布唐』。這並不是偶然的。剽勇的草原人滿可自傲地享受這一稱呼。並且我還可以來證明卡拉布唐的那種大勇無畏的行動。

有一次敵人正在砲擊公路，一個彈片打中了沿路飛馳的汽車摩托。汽車即刻起了火，赤焰熊熊。這位駕駛員摔開了司機棚的門，跳躍出來了，逃開了那一車危險的物資。車上原來是載着砲彈，每分鐘都有爆炸的可能。

『你真是個胆小鬼！——中士氣忿忿地對那位駕駛員大叫了』一聲，——首先要救全砲彈，你却跑開不管了。』

中士趕忙對那位站在崗位上值班的調車手郭什夫發出了一聲口令：

『跟我來！要清開這條路。』

他們兩個人即刻就跑到火焰正熾的汽車跟前，把火打熄了。

「你看，——中士對駕駛員說，——當你敢於親身去打滅這危險的東西時，危險也就離開你了。瞧吧，現在大家就可以安全地在這條路上行駛了。」

我們修路人卡拉布唐的爲人就是這樣的。

他雖然做了許多出色的大事，但他總是非常謙虛的。

又有一次，冰湖上空戰正酣。幾架德國「米式」機包圍了我們一架飛機。但這位勇敢的飛機師臨着危險，絲毫也不退讓。他毅然赴戰，而用準確的排射擊中了一架敵機後，又猛力去攻擊第二架敵機。那裏知道德寇的第三架飛機却陰險地竄到了我們的飛機後面，接二連三地砲擊這架飛機。有個砲彈擊穿了飛機上的汽油櫃，我們的這架飛機就馬上起火……

這一時機真是緊迫到了萬分。我們的這位飛機師却利用了這一瞬息的時機，立刻向敵機撞去。兩架敵機都着了火，同時墜下來了。蘇聯這位飛機師沒有來得及從機艙裏跳出來——，真是顧不及了！結果他連同燃燒着的飛機一塊跌到了地上。折斷了的機翼蓋在他的上面。飛機全跌爛了，一堆破塊上捲起了一股旺盛的火焰。所有看見這次敵我懸殊的空戰的人，都以爲這位飛機師是犧牲了。他們都很傷心地垂下頭來。忽然間，却聽到了火焰中打了一槍，接着又是一槍。不，這決不是偶然發出的槍聲。槍聲後，又聽到有人叫了一聲。毫無疑義，這是我們的那位飛機師在求救。但誰又肯跑到這熊熊的火焰裏去救他呢？誰又能鑽進這燒得鮮紅的鐵片裏去救人呢？難道這不是毫無目的地白白地去



送死麼？

卡拉布唐却牢記着這一神聖的戰鬥條例：『作戰時，甯可犧牲自己來援救同志！』於是他把短皮襖一脫，往冰洞裏一浸，然後披在頭上，就奔到飛機跟前去了。他伸手到火焰裏，立即扒開機翼碎片，就鑽進火焰裏不見了。所有在場的人都驚得停止了呼吸……

萬分緊張而令人焦急的瞬息間過去了。大家都噙了一口氣：中士兩手托着一團，從那濃烟繚繞烈火騰騰中闖出來了。他全身的衣服都在冒煙。

他跑出火焰後，小心翼翼地把那得救的人放在地上，並格外仔細地打熄了他大衣上的火烟。

飛機師好久好久都沒有恢復知覺。當他睜開眼睛時，釘着中士。飛機師忍住了難堪的痛楚，拾起身來微微一笑，就同中士握手。

『你叫什麼名字呀？』——他問。

『我叫做卡拉布唐，我很奇怪，你居然活了。』——中士說。

『總之，情況是太嚴重，——飛機師嘆息了一聲，——唔，好朋友，我永世也不會忘記你的幫助。你把我救活了……』

『哪裏能够這樣說呢？是你自己救活的。』——中士謙虛地回答說。

人們馬上把飛機師抬到救護幕裏去，在那裏替他綁好了傷。

卡拉布唐帶着驚愕不安的神情，注視着醫生的動作，——唯恐受傷的人多受一點痛苦！

三月間一個昏昏的夜裏，湖上一片靜寂。公路上車輛來往，依然絡繹不絕。修理匠伏羅伯夫正回到自己那座冰上修理棚來。他神情激昂地行駛着。他看過『莫斯科近郊德寇潰敗』的電影，所有這套影片上的英勇人物、奇聞壯舉，都在眼前浮現得清清楚楚。伏羅伯夫噓了一口氣，對於那些擊潰敵人並將他們逐出國境的戰士，羨慕得了不得。

「修理匠，你却是怎麼的呢？」——他帶點沮喪的神情暗想，——「這冰路上算是什麼生活呢？不是運貨，就是修理，一點英勇事業也幹不出來。將來戰爭完結後，什麼也沒有講給兒女們聽的……」突然，這番念頭被打斷了。伏羅伯夫坐的那輛汽車前面驕地爆炸了一聲。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修理匠再也不想下去了。

德寇開始砲擊公路，一個個的砲彈來得很急。有個砲彈剛剛打在伏羅伯夫這輛汽車前面幾公尺遠的地方。彈片對着司機棚飛來，汽車猛地一震。

「看，你這鬼東西，打得這麼準！」——修理匠罵了一聲，就抬起身幹來。他看見那輛跑在前面

的卡車已經停着不動了。

「怎樣一回事呀？要趕緊去幫忙。」——修理匠要大顯身手了。他跳下汽車，就命令汽車夫把汽車向前開走。

「快！——修理匠急忙一叫，——看，發生的是什麼事情啊！」

他馬上跑到停在公路上的那輛汽車跟前。

伏羅伯夫來得正正合時。他把「高」牌卡車的車門一開，就馬上看見那個負傷的駕駛員握着舵輪坐在那裏，滿臉是血，連聲喘氣。伏羅伯夫攆進司機棚裏，小心翼翼地把駕駛員移到一旁，自己就坐上去握着舵輪。

駕駛員哼個不停地說：

「老兄，要當心物資，不要失掉。」

「請你放心，——修理匠很自信地回答說，——保險把這一車物資運到指定的地點。」

伏羅伯夫開動汽車，他從敵人砲火下，不但把物資運走了，並且把負傷的人也送往醫院裏了。

修理匠送他到醫院後，又妥當地把物資運到了糧站，把汽車開到汽車營裏去了。他本人就坐着順路的「高」牌卡車，到達了自己的修理棚，接着又上班工作。

駕駛員約亞基莫夫是個大膽的戰士，這種勇敢無畏的精神，多次把他自己從不幸中拯救出來了。

有一天，滿空雲霧，忽然有一架敵機從雲裏向公路上飛來。敵機一直衝擊約亞基莫夫的汽車，並用機關槍接連連掃射。駕駛員一點也不慌亂，把舵輪左右旋轉。汽車就在冰上輕巧自如，變幻莫測地曲折駛進。

子彈擊穿了棚壁，擊壞了輪皮，擊穿了玻璃，打破了小門，但蘇聯這位駕駛員却安然無恙。

「居然脫險了。」——後來同志們對他說。

第二次，又發生了這樣的一回事。駕駛員約亞基莫夫駕着汽車隊裏最先頭的那輛汽車。汽車隊隊長法爾拉莫夫少尉同他並排坐着。

森林那邊不知從什麼地方忽然飛出來了一架「米式」機，一直向他這輛領頭的汽車撲來。這是很顯然的，如果把頭一輛汽車擊毀了塞在路上，那末整個汽車縱隊就都不免要遭受轟擊。

但約亞基莫夫很知道德寇飛機的脾味。他把汽車急地一阻，「米式」機就飛上前去了。那裏知道這個德寇機師並不就此甘休，他又折轉過去，第二次向這輛領頭的汽車撲來。

駕駛員清醒得很，現在他就開足馬力，汽車飛馳如矢，但怎樣也逃脫不了，飛機師對這輛卡車用流光彈急射了一陣，就掠過去了。

「你看，毒蟲是怎樣的在射擊啊！」——約亞基莫夫對身邊的指揮官說。

少尉却默不做聲。駕駛員朝他一望，自己也就明白了。法爾拉莫夫歪在坐墊上，臉色慘白，簡直像死人一樣：面頰上微微地現出了一縷鮮血。

約亞基莫夫即刻就折轉汽車，把指揮官送到救護所裏去了以後，馬上又駛上公路，追趕這節脫隊了的路程。

這天，「米式」機又追逐了約亞基莫夫的汽車一次，但他依舊是安然無損的走脫了。

## 八 冰上的帳幕

北方是一望無涯的曠野，冬夜漆黑，這條漫長的大路，走起來真使人疲勞。風雪在怒吼着。忽然路邊冰野裏積雪很深的帳幕窗內，閃現着一點熒熒的火光。它像是在歡迎着行路人。帳幕裏可以取暖，又可以得到幫助。

許多英勇的人們整個冬天都在冰上帳幕內居住着，工作着。每逢風暴的夜裏，他們就揹着袋囊走上大路去收容飢凍了的行人。在敵機襲擊與敵砲射擊的時候，他們就把不少的受傷戰士努力抬到了安全的地方。

在第九公里路線上，敵人的遠射程砲天天向那裏射擊，冰被炸開，搭在許多裂縫上的木橋也炸壞了。有位勇敢的婦女——看護長安娜·匹賽連珂娜，整個冬天都住在冰路叉口邊的一個帳幕裏。她意志堅強，敢作敢為，沒有一個人不佩服她。正月大風暴時，狂風猛擊帳幕，簡直要把這個輕巧的帳幕連根帶蒂捲到一片暴雪的曠野裏去；就在這時，安娜升燃着爐火，準備好了醫藥，叮囑了值班生一番，隨後就跑到黑漆一團的外邊，去搜尋那些軟弱得迷了路的行路人。

一月裏，公路上突然狂風大作。就在那兇惡暴戾的冰野中間，雪旋風把所有的行路人都捲得措手不及。路上列甯格拉人中，很多人從來也沒有在冬天裏遷移過地方，這是第一次。他們被風打得迷失

了大路，都迷失在雪烟騰騰的雪堆裏。人們的手凍僵了，臉凍木了，個個飢寒交迫，孱弱無力，只有躺在雪堆裏聽天由命地等着死罷了。

在這次大風雪中，看護長安娜·匹賽連珂娜已經三三夜沒有合一下眼皮。她拿着一根木杖在雪堆裏穿來穿去，釘視着冰塊，搜尋着迷了路的人。

她在一堆雪裏找了一個凍得半死的戰士。那怕再推再擦，他也恢復不了知覺。這時安娜只好把他揹在肩上，揹了兩公里，一直揹到取煖幕裏來。灌了些燒酒，又來溫煖他，然後他才蘇醒過來。他一睜開眼馬上就問：

『我那個同志在哪裏呢？』

安娜·匹賽連珂娜又拿起木杖，提着手燈。

『好好照顧他，——她吩咐她的助手說，——我現在再去找那個同志。』

這一夜，安娜一共揹了七個人到這座帳幕裏來。她讓他們取煖，用凍油來擦凍壞了的身軀，又給他們茶喝。人們都舒舒服服地倒在香松枝藁墊上，就沉迷在驚駭惘惘的睡鄉裏了。

湖上已經是昏昏沉沉的白天了，嚴寒凜冽，但這位看護長仍然還沒有睡覺。

在這一連三天的暴風雪中，被安娜·匹賽連珂娜所溫煖、所救活的，總共有八十個行路的人。只在另一個險惡的夜裏，她就從冰洞裏拖出了十五個人。

她把被救的人安置就緒後，從容不迫地在電話裏向首長報告道：

「一切都弄妥當了。人們都活着，也很舒服，熟睡一頓後，又可以往前走去。」

安娜·匹賽連珂娜連所有被救的人的面貌都記不清楚了，因為經過這座取燧幕的人太多了，但所有這些行路的人，都刻骨銘心永遠記念着冰路帳幕裏的這個英勇的女子。

\*

\*

\*

十二月間，列甯格拉一隊駕着滑雪板走的大學生，在湖上的大雪中迷失了道路。這羣青年滑雪隊員，是第一次通過着這個狂風大雪、暴躁不安的冰湖。剛剛這一天，湖上起了大風暴，並且在岸邊村鎮裏就有人對他們說：

「這樣去不得，等一兩天，等雪風平靜了再過那岸去吧。」

「沒有關係，——滑雪員們急不可耐地回答說，——不錯，我們都疲倦了，但再走個三十公里，對我們說來，簡直不算一回事。看，又是順風，吹着背脊反而不錯。」

科科列夫鎮上的漁夫們還警告他們說：

「我們知道這個湖，就像知道自己的家屋一樣，大風雪裏，連我們都是不敢到湖上去的。拉多牙湖的風是怪頑皮的呵！」

漁夫們望着這些東裝待發的滑雪員們，不大滿意地皺着眉頭，接連連地搖着頭。

大學生們偏不聽這番善言忠告，清早就出發到冰上去了。當時湖上還不過下點小雪，吹點北風。滑雪員魚貫前進。他們把強壯機敏的人派在前面開路，這幾個疲乏了，又換別幾個來。開初的時候，

是一帆風順。腳風掃拂，頭上有寒多的太陽照耀。

「漁夫們胡說八道。」——滑雪隊員都滿舒暢地想着。

他們也就這樣安安逸逸，不慌不忙地從岸上到了奧斯特里奇洲灘處，一共走了六公里。洲灘附近裂開了一條很長大的冰灘，彎彎曲曲，時左時右，塞住了他們的進路。滑雪板都浸在水裏；並開始冰凍起來了。慘淡的天空很快就陰黑下來了，接着就是夾雪的花風，大旋大轉。旋風猛撲，把滑雪員都吹倒了。雪鞋已經浸濕了，凍上了冰，冰鞋擦得脚發痛。那些已經走疲弱了的人就堅持要在冰上停下來休息，但強壯一些的同志們一定要把他們拉起來，強迫他們向前走。

滑雪員們咬了咬牙，默不作聲地又向前進。但前途是一片昏黑，任何人也不能說出，究竟他們是在往哪裏走去。嚮導茫茫然毫無辦法，張起兩手，他的鬍子上凍成了一縷縷的白絲；他連不滿意地咕噥說：

「人們不是對你們說過嗎？你們偏要趕着走……」

湖上的旋風大吹大吼。像針刺的飛雪把所有的東西都遮蓋起來了。

嚮導走在前面，找着一些他一個人才知道的路標，引導人們前進。

狂風把一個個氣力衰弱了的人吹得掉了隊，把他們打在一旁。連腳跡都掩沒了。急風暴越來越猖獗了。

人們已經氣盡力竭了。他們一面走，一面瞪着眼睛望着那旋回急捲的狂雪。其中有很多人已經失



弄了走上大路的希望，只是本能地向前移動着。因為他們知道，在暴風雪裏停下來休息，這就是死路一條，疲弱的人開始倒在冰上了，朋友的勸說再也不發生效力了。但同志們依然來掀起他們，硬要他們勉強地走着。

人們週身都疲倦了，眼睛也睜不開來：大家都在打瞌睡，連站都站不穩。他們一閉上眼睛，馬上就在走動時打起盹睡來了；在這半睡半醒的沈夢中，他們看見了自己所離開的親愛的城市，看見了自已的家庭。

經過朋友們推搖，他們甦醒過來，驀地一睜開眼睛，那裏知道自己是坐在雪堆裏。天色越來越黑，黑漆一團。冬天的白晝完盡了。

黑暗籠罩着這一小羣行路的人，風暴肆虐，把他們接連連摔倒在冰上和雪堆裏。人們跌倒下去，又爬起來，再慢慢地往前移動。

半夜，漆黑，只見一個帳幕裏閃出點微弱的火光。

人們揭開幕幔，一個接着一個走進去，弄得幕門都經不住這一擠了。他們走進了帳幕，連滑雪板都不脫掉。個個臉色慘白，雙眼迷離，看來真有點駭人。

等至旁人替他們把雪板雪鞋脫掉後，他們就像一個個裝着麵粉的麻袋一樣，都往平鋪的軟松枝上倒下去了。

那位看護長，年輕輕的紅顏姑娘巴霞·莎爾利科華，瞧見他們，自己一點也不慌亂。

「趕快給他們每人一口燒酒！」——她命令那些女救護員說。

這幾個女子馬上讓這些疲苦不堪的行路人取暖，替他們擦凍，但不許他們到火邊去。

人已經把這個小帳幕擠滿了，但行路的人們仍在陸續地來到。他們又疲倦，又飢餓，一直鑽進帳慢，默不作聲，就往松枝上倒去。一排排的身軀擠得非常的緊，就像木桶裏的鹹魚一樣，但帳幕外還有很多新來的人，在那裏嘈嘈嚷嚷，噓噓喘喘。

「你們到底有多少人啊？」——一個苦煞了的女子問。

「上百個。」

這個女子思量了一下，就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帳幕裏開始沈寂起來，只聽到那些疲苦不堪的人在大大地噓氣、喃喃地囁語。

當這個女子轉來後，有些躺下的人已經站起來了。

「唔，現在該給你們弄吃了，——女子向那些飢餓不堪的滑雪人說，——姑娘們，請放下鍋子，我們來煮點湯吃吧！」

「啊唔，這是怎麼一回事情呵！」——她向滑雪員們瞥了一眼，不禁大吃一驚。原來這些青年們都在把自己衣袋裏的麵粉翻倒出來。倒出後，急忙地用雪一合，就貪饑地吞食着這些冷冰冰的生麵糊了。他們的眼睛急暴地閃爍着。巴霞·莎爾利科華看到他們這種驚愕已極的面容，於是譏笑他們一句說：

「這太不成樣子！虧你們還是滑雪員哩。你們會把腸子粘住，那時就要死掉的。」  
她的臉色像慈母般的溫熱起來了，體貼入微地說：

「我不是要弄東西給你們吃麼？」

女救護員們急忙地動起手來了。

當湯煮好後，幾個女子就用些茶盃盛上，分給大家吃。有些人雖然餓得要命，但依然躺著，動也不動；只是那一雙雙餓得陷下去了的眼睛，在貪婪地望著這杯湯的香氣。人們疲憊到了這種程度，連杓子都抓不住了。

女救護員關心地喂給那些疲弱的人吃。她們並拿出自己的麵包給他們吃。拿自己的毯子給他們蓋。女子們隨時都在親切地問：

「唔，怎麼樣，輕快一點了吧？」

衛生員和調車手們拿着小提燈，整夜都在冰湖上踱着，把所有掉隊的滑雪員都搜尋到了。他們揹着他們走了好幾公里，一直揹到救護幕裏來，給他們初步的救護。

\*

\*

\*

正在冬季中期，湖上突然起了西風，並且降下一些溫暖的雨來了。冰上蓋滿了水。這時，湖的南岸正在進行激烈的戰鬥。我們的水兵在向「貝」燈塔處進攻。冰上傷兵很多。看護長和衛生員們都乘上雪橇，沿着浸水的冰上行駛，收容傷兵，並把他們運到遠處的救護幕裏去。救護幕裏升了一爐子

橫樹柴火，一股很舒適的煙氣從行軍爐裏放射出來。已經染上綳帶的傷員也不痛了，病人們都在很舒適地安息取煖。

一切都弄得很好，但這位看護長巴霞·莎爾利科華總還是忐忑不安。

『冰上的水這樣深，萬一有帶傷的人陷在水裏，又不能叫人來救，那又怎麼辦呢？』——她這樣想着。

巴霞·莎爾利科華默默地披上了皮襖，提着手燈，就走出帳幕去了。

冰路變得像一條寬闊的運河。暖風吹得路溝裏的水起了波浪，微微作響。反映在浪上的星光時隱時現。湖上匯寂無聲。

這位女子愕然舉起提燈，只見高冰堆上站着一個人，在諦聽什麼聲響。

『這是誰呀？』——女子向他叫了一聲。

『不要怕！是我，鮑里索夫……你聽，不是有人在叫喊麼？』

看護長很驚慌地聽着，但除了潺潺的水聲外，什麼也聽不見。湖上依舊是一片沉寂。

『噫，你怎麼這樣聲呀！——冰堆上的那個人很不耐煩地說，——聽，有個傷兵在呼喊求救，一點不差！走，我們去吧！』

這個人跑下冰堆，抓着女子的手，就拖着向前走。

他們兩個人默默無聲，摸摸探探地走了好久。腳踐得水洩洩響。終於聽到身邊不遠的地方有人微

弱地叫了一聲：

『好兄弟呀！……』

女子把燈向路上一照，連忙奔向前去。冰上一團漆黑。只見幾個高冰堆黑魘魘的突現在眼前，阻塞了他們的去路。

鮑里索夫很自信地說：

『巴霞·莎爾利科華，再往左走！他就在這裏路上。』

他們看見了那個呼喊求救的人。這位穿海軍短襪的大漢子，就躺在路邊的水溝裏。硬稠的鬍鬚裏留出一滴滴的水來。他瞪着那雙灰暗的眼睛，注視着鮑里索夫。

『自己人麼？我快死了，好兄弟呀……走不動了……』

『我們抬着你，——女子很有把握地說，就伸手去揩那個水兵，——鮑里索夫，來吧！』

、他們用盡了全身氣力，怎樣也抬他不起來。  
傷兵很難為情地微微一笑。

『我這樺大樹，又高又重。好兄弟，脫下我的短襪。就把我放在那上面從地上拖着走好了。吱吱呀呀，他媽的，真痛！要是沒有水，我也不會覺醒過來了……』

巴霞·莎爾利科華仔細地望了一望他的一隻腳。砲彈把這隻腳炸開了。傷兵一定是疼痛得耐不下去了。

「忍得住麼？」——她就彎下身去問。

「當然！咬啞暗！——水兵痛得牙齒打戰說，——脫下我的短鑿，把我放在上面……就這樣拖着走吧。」

這番惡痛，弄得水兵的強大身軀猛然發抖。他周身震顫，牙齒咬得直響。他們把他放在海軍鑿上。鮑里索夫又替他用雨衣墊着，傷兵只是忍耐着一聲不響。

當他們把他安放停妥以便沿冰拖走時，他咬牙切齒地微笑着說：

「唔，好馬，拖着走吧！」

他們兩人把水兵沿着冰水裏拖了好幾公里。他仍舊是沉默的，只是間或抬起頭來說：

「停停，停一下，讓我歇口氣啊！」

終於拖到帳幕裏來了，足足四個人才勉強強強地把這個帶傷的大漢子抬上了汽車，即刻就把他運送到湖濱軍醫院裏去了。

那兒馬上就來替他施行手術。

「你在冰裏躺了多少時候呀？」——醫生問他。

「整整一天一夜。」

「難怪，傷勢嚴重！」

「醫生，我的傷好得了的，我想活，並且活得下去的！」——水兵勇敢地回答說。

不用麻酔藥就把他這隻腳割掉了。他請求醫生把這隻腳給他看看。醫生也就應允了。水兵撫摸着他自己的這隻腳，一點也不沮喪，說：

『真不錯。只有雄壯的水牛才有這樣的腿子……至於那位女子和那個好漢，請讓他們到我這裏來一下，我很想見見他們……』

一直到醫生答應了他，連這件事也辦到了以後，他才安靜下來沉迷入睡了。

\*

\*

\*

司令部有個工作員從列甯格拉到冰路上來了。他是一個拘謹、森嚴、非常認真的人。他隨時隨地都覺得別人做事總有點不周到、沒有考慮清楚，一般說來，就是沒有實心實意認真地做事。這人嚴於責己，同時也愛苛責那些沒有責任心的慌愴的人。

他抱着這種態度來到了這條冰路上。

他在路政管理局內也不就攔一下，立刻就到冰湖上去了。

在開始的一個時期，他看到一切都順手。川流不息的汽車在冰上急駛，如同在展平的柏油路上走着一樣。直挺挺站着的調車手們，真真事事化了，在精確地指示着路程。很雄健地向一切來往的官長們致敬。

『不錯，很有紀律，對！』——司令部的這個工作員心裏在讚許着路政的秩序。遠處有個帳幕在閃爍着。

「這又是一些什麼巴潘甯人住在那裏吧？」——他問。

「那是救護隊。」——人們回答他。

「很好，——司令部的這個人說了一聲，——那末，就帶我去，看看我們的醫生在那裏怎樣工作？」

他們一駛到了這座帳幕跟前，就走進裏面去。那兒是一片靜寂。調車手們正在用油布蓋着的歌松枝上休息。一個女衛生員手裏在縫紉什麼。司令部的工作員馬上就把眉頭一皺。

「哼，倒底還是亂七八糟的。泰然自若。睡的睡，縫的縫，各人的責任都不去管了。」——他急忙地想了一下就很森嚴地問：

「看護長到哪里去了？」

有個在座的女子，臉色緋紅輕輕地說：

「瑪麗亞·格拉塞摩華在澡堂裏。」

「怎麼會在澡堂裏呢？——這個人怒氣沖沖地說，——此刻路上在運貨，駕駛員們到處都會發生不幸的事。要是有人來問：「看護長呢？」「在澡堂裏。」這到答應得不錯。呸，真可惡，非嚴加叱責不可。」

長官再也忍耐不住了。他怒火騰騰，就像一顆炸彈一樣，從帳幕裏飛掠出去了。

「哼……在澡堂裏，——他把肩膀一聳，——還得叫人擺上火壺哩！看，丟着公路上的事不管，



却跑去洗澡。豈有此理！」

「指揮官同志，請原諒。」——同來的那個修路人開始說。

「這樣的事，我決不原諒。哼……澡堂。看，那裏在冒氣。一定擺得有火壺，果然不錯……」

帳幕外不遠的地方，有個用雪磚砌成的圓圍牆，裏面在冒着熱氣。

「火壺！不忙！——來人忽然打定了主意，——走，我們到洗澡堂裏去看看。」

他蠻有勁地跑上前去，那裏知道剛一闖進小圍牆，就羞得無處藏身，連步後退。

「對不起，我原不知道。」——他狼狽極了，吱唔了幾聲。

苦寒奇凍中，有個很壯健的女子，赤身露體，正站在平鋪着的松枝上，從容不迫地沐浴着。白氣就是從她的熱身上冒出來的，她一看見這個軍人走進來，就急忙坐在那個盛着熱水的鐵罐後，大聲叫着說：

「等一等，我馬上就……」

「呸，碰到鬼。看，怎樣走得出去啊？真難為情。應該道歉：鬼知道她還在想些什麼？」——來人抱歉似的接連愛着眼睛。

他又回到帳幕裏來了。他把短皮襖一脫，皮帽一拋，就坐到小爐子旁邊去，神情怡然，伸了伸腰說：

「這真是怪事……」

這時剛好聽到越來越響的摩托轟聲。

「「千斯」飛來了！」——那個女救護員突然叫了一聲。立刻穿起短皮襖，抓着司藥掛包，就跑到帳幕外面去了。

來人有點着急。他跳起來來回地走着，並且不知道要採取什麼辦法才好……

轟聲越來越近了，已經聽得到摩托的怒吼聲。附近一聲轟炸，接着又是一聲。休息的調車手們站起身來，擦了擦眼睛說：

「真的在轟炸嗎？」

只見一個穿軍服的女子，雙頰緋紅，像一陣旋風似的跑進帳幕裏來了。

「都起來呀！——她向調車手們大聲叫，——趕快到公路上去！這是你們都知道的。」

她抓起司藥掛包就跑了出去。

司令部的那個工作人員微微一笑，使勁地伸着他那件短皮襖的袖子，就對那個回來的人說：

「到公路上去！」

他們跟着那個女子也跑出去了。

冰路上那條裂縫裏沖出了很多的水。一輛載貨的大汽車正在慢慢地爬到了這個裂口上。調車手們和幾個女子站在深及膝蓋的冰水裏，在飛快地卸着汽車上的麵粉袋。

「快！快！」——看護長大叫一聲。『同志們，你們也要來幫幫忙啊！』——她並且對那些軍官

們說：『這都是糧食呀！』

幾架『米式』機又從新掉過頭來。接連又是一陣轟炸聲。大家更急忙地搶救着物資。連司令部的  
那個工作人員也不能忍耐了，他跳到水裏，也幫忙起來了。

『這才對哩！——那個女子很滿意地說，——不過要快！快。喂……』

當轟炸停止了，物資都搶救出來了以後，這位女子——看護長從水裏跳出來，走到指揮官們前面  
報告說：

『在我所負責的這段路上，一切都順利。也沒有人受傷，也沒有人害病。』

『你真弄得我出了一身大汗！』——那個指揮官一笑，就對這個勇敢的女子誠懇地握着手。

## 九 太陽也有斑點

冰路上，一切工作都是憑着忠心誠意進行的。從各轉運站經過的，有幾十萬噸物資：麵粉、食油、麵包乾、可可糖、煉乳、魚類。這許多東西是在裝上卡車時一件一件都用秤稱，並在駕駛員交貨時又來過秤，這是辦不到的。要做到這一步，非得有幾千架磅秤和無數的過磅手的大軍就辦不到。這樣一來，所有的汽車都會在轉運站上停滯很久。每一分鐘却是那麼寶貴的，因此一切手續僅限於簡單的文據——發票。發票上載有駕駛員的姓名、物資種類、數量及收貨地址，這就完了！忠誠的駕駛員們一定會把物資完整地運到兵站上去；不忠誠的駕駛員也能把一部份寶貴的物資扔在路上，以後由他自己或他的幫手再把它拿走。

沿途都有站崗人在巡查着，調車手和修路人到處都在精敏地窺伺着。但是要想完全都監視到，却是不可能的，——強盜總找得着藏身的洞穴。

\*

\*

\*

寒冬裏，有一天，一個下級軍官拉得雷赫在冰路附近雪堆裏找到了一袋麵粉。馬上他就獲得了，這袋麵粉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一定是賊小子扔下的。他沿着公路一望——這時公路上空無一人。當時拉得雷赫毫不猶疑，背着麵粉袋就走，走了好幾公里。在道以前，拉得雷赫曾經在救護幕裏對醫生說

逼他有心臟病。醫生用瓊膏搥了一環，倒豈非弄一氣。

『對，完全不錯，你非有心臟病，——醫生說——你要小心預防。特別不要搯很重的東西。』

現在，這個下級軍官却搯了一大袋麵粉正是走到這個救護窠裏來了。

他把麵粉袋放到了幕角裏。就說：

『看，找到了。要打電話給值班的監察員。可不可以？』

醫生莫明究竟地問：

『你怎麼這樣大胆呢？你不是有心臟病嗎？』

『哈，醫生呀！——拉得雷赫回答說，——你真奇怪。我決心要救出這袋糧食，這時，我怎麼能

够顧到心臟呢？』

※

※

※

有個排長波里索夫，從前是在列甯格拉一個工廠裏當工程師，後來他才到這條冰路上來工作。他住在這個森林內的一個地窠裏。他用全副精力來關心這條公路。工程師知道好的路有什麼意義，所以他保護他的路，就像大城市裏的人們關心主要的大街一樣。每逢深夜，他就沿着冰路巡查：『路上有沒有被雪塞住呢？橋樑沒有毀壞的吧？坡路上有沒有汽車開不動呢？』

有一次夜裏，波里索夫在路上巡查時，發現了雪裏有個裝着可糖的破爛箱子。他很小心地把可糖收拾好，就搬到偵探棚裏去了。排長馬上命令一個戰士把這件找到的東西送到堆棧裏去。這個戰

士也就準確地執行了命令。第二天早晨，波里索夫巡路轉來，回到了值班棚裏。

他看見桌子上有張報紙，報紙裏放着一點碎可可糖。可可糖並不多，一共只有五十格蘭姆，他却大發雷霆起來了。

「這是什麼？」——他問那個紅軍戰士。

那個戰士走到桌子跟前，向報紙裏一望。

「排長同志，請你原諒，這是裝掉了的。可可糖都送去了，但這點碎片，我却没有發現出來，因為東西不多。」

「說得好聽，「不多」！這樣好吃的東西，每一格蘭姆，對於列甯格拉的孩子們說來，都是很珍貴的。」

波里索夫連忙很仔細地把可可糖碎片包在報紙裏，又親自送到堆棧裏去了。

\*

\*

\*

德寇派了一些暗探和軍事破壞者到我們後方這條冰路上來了。他們力圖瓦解我們公路上的工作，弄得列甯格拉的人沒有糧食吃。

在公路附近一堆深雪裏，找到了一個德寇的屍身。他拳縮地躺在那裏，他那抓爛了的髒污的裸體上，緊緊的穿着一件舊制服和一條藍色的破褲子。腳上是一雙破布纏着的爛皮鞋。軍裝大衣差不多破得不成樣子。

這是一個軍事破壞者，並且還是一個很老練的軍事破壞者，在他身邊不遠的地方發現有被暴風颳來的幾枝火箭槍。這個德寇把它們拋在一邊，滿以為這幾枝火箭槍是不會被人發現的。他衣袋裏空無所有。這是當然的事。但他想瞞過我們的特務工作人員却是很困難的。他們翻開他那件滿是虱子的上衣，就在衣裏子的角上找着了一塊暗藏着的俄文報紙。根據這塊報紙，就確定他是一個了不得的軍事破壞者。很快並找着了他的伙伴們。

※

※

※

在莫斯科華亞村出現了一個很老實的老鄉：他披頭散髮，走起路來顛顛歪歪。是有不少的這種老鄉在這裏走來走去，因此誰也沒有去注意他。他馴服到了極點，閑話却多，東扯西拉，好像一個傻子。但特務工作人員馬上就注意了這個「傻瓜」。他時常在紅軍戰士跟前轉來轉去。他愛上了我們高射砲的轟擊，當高射砲手們驅走了公路上空的德國「米式」飛機時，他就有時裝着傻頭傻腦的樣子，在他們跟前問些很陰險的問題。

揭穿這個「傻瓜」的假面具，是從帽子開始的。他總是戴着帽子走路，甚至在家裏也不摘下帽子來。拉多牙湖一帶的各村莊中，至今還保存着一種很好的俄國風俗：人走進屋子裏來，一定要脫下帽子。而我們這位老頭兒却怎樣也不摘下他那隻烏鴉窠。就是因為這點小小的事實引起了特務人員的注意。

他們逮捕了這位「老鄉」，並帶到特務處來了。在那裏很客氣地請他坐下，要他摘下帽子來。「老

擰」猛地一驚，抓着帽子不放，隨後他大概懂得他做了錯事，於是發出一陣優笑，藉此來極力搪塞這一錯誤。

人們畢竟拿去了他的帽子，翻開一看，就發現了內面藏有密碼。大家很清楚了，現時，坐在特務工作人員面前的就是敵人派來的一個奸細。

但這個「老鄉」仍不肯招供，繼續還在裝優。他擦着自己淡黃色的鬚鬚，諷笑着向特務工作人員們成陪地說：

「哦，同志們，你們真狡猾。我真不懂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特務工作人員問得他走頭無路，他雖然承認了一些，但拼命掙扎，死不鬆口，仍舊優笑一陣，重複那些胡言亂語。

特務工作人員費去了兩個星期的工夫，收集了上百樁的事實。並且當着這個老頭兒的面，一一公佈出來了。這時他才開始招供了。

軍事破壞者承認他原先是一個受過處罰的富農。戰爭發生時，他從禁錮所逃到了列甯格勒。他在那裏遇着一個很乖巧的青年——叫做什麼米西克，這個人慢慢地就招選他去當德國人的間諜，以後給了他一封介紹信，把他從離「爾」城不遠的戰線上派出去了。這個老頭兒在德寇那裏住了兩個月，在間諜學校受過訓練。後來奉有專門的使命，潛到這條公路上來了。

似乎一切都很清楚。但特務工作人員總覺得這個「老鄉」還沒有說完主要的東西。毫無疑義，他



還有些傢伙也在『工作』。這就是主要材料。但這個被捕的人突然又強硬起來，整整一個早晨，他裝傻發笑，並向問案人聲明說：

『哦，同志們，你們真狡猾。我真不懂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們把問題弄錯了，捏造事實。硬把罪名加在我的頭上。其實並沒有這一回事。這都是我亂說的。我原來以為你們很快就會放我出去，或者會用我的……啊嘻嘻，天呀！可憐我吧！』

『老鄉』斷然推翻了他原先的一切供詞，而使審訊困難起來了。並且在調查這些事實時，有些是無從證明的。他想藉此來淆亂這一案件的審訊，而使審訊人去鑽瞎路。

這時發生了一種完全出人意料的事。

敵機襲擊『支』鎮，開始激烈轟炸。這時有人帶着『老鄉』正在街上走到審訊人那裏去審問。那個紅軍戰士向他叫道：

『臥下！』

他們兩個人就在溝裏躲避炸彈。那裏知道這個犯人驕地直站起來，就跑往樹叢裏去。恰恰在這一瞬間，附近不遠的地方，吱吱響地落下了一個炸彈，就把這個『老鄉』炸得血肉橫飛一無所有了……爲了這件案子，特務工作人員費了很多氣力，——主犯雖然漏網，但他們終於鎮壓並剷平了敵人的這箇間諜窟。

## 十 布爾塞維克戰勝了

天空現着碧藍色；吹着一陣陣溫暖的西風。索司諾摩芝湖角附近的小松林一帶，佈滿了一片暗藍色的霧。近處樹林裏的樹都是黑沉沉的。空氣淨潔，遠處一片響聲。河溝裏的濁水在潺潺地急流。那些快活的孩子們，身上浸得透濕，叫叫喊喊的在街上亂跑，有的在小水溜裏踏水，有的在挖水溝玩。卡車陷在雪泥裏，輪子在原地轉動，摩托轟轟地響，却怎樣也開不走。

湖上一條一條漆黑的小走道都向着水洞口那裏牽去。冰上的雪裏，有些由雪水積成的透藍色的水窪，向四週浸流。岸邊的冰上，從雪裏鑽出了許多石塊。太陽和風把它們的禿頭吹晒乾了。就好像從這個老拉多牙湖的水裏鑽出一些光頭巨人來了似的。

湖中那個灰黑色的石洲上矗立着一個孤單的燈塔。那個看燈塔的老人忐忑不安地望着暗藍色的遠際。漁翁馬爾契可夫連聲嘆息，愁得連腰幹都痛起來了。他憂悶不樂地望着我打聽說：

「明年你還回到這冰上來麼？」

科科列夫鎮的人都懶散散地走來走去，春天的種種愁腸把他們弄疲倦了。大家急不可耐的都想到街上走走，晒晒太陽，到岸邊來逛逛。一家家的女兒望着小窗，無緣無故地嘆息着，發着愁。

院子裏有幾個漁夫在察看着漁具。一隻雄雞在雜屋裏亢聲大叫。幾匹很久沒有跑動的馬在踢碰着

木板的馬廐。又有垃圾堆的氣味，又有馬糞和籐雪的氣味。大路上、院子裏、菜園內、樹林曠地上，到處都是融化了的水在滲滲澆流。

我的朋友，那位老漁翁光着頭跑到台階上來了。台級前有一股水在流着。老人嘆息一聲說：

『冬天完了！拉多牙湖的小水兒快流動起來了。唉！』

冰上汽車的勻淨響聲沉沒了。冰路上浸了水。汽車怎麼也開不走，輪子在原地轉着。正在從新佈置隊伍。

公路政治委員和路長日日夜夜都在路上照料一切。

旅政治委員西金在這些時日中，身體也拖瘦了，春風把他的面孔吹得黝黑。他時常到工作很緊張的考班轉運站去。他在岸上很久地佇立着，也和那個老漁翁馬爾契可夫一樣，抬起頭來嘆息，並愁悶悶地說：

『可惜，冰路快完結了……』

顯然，他是在惋惜，是在很沉痛地惋惜這條被春日照耀而更快消逝着的冰路。

這是春天冰解路壞的時期。冰上積了一層冰水。泥濘把田野上和森林裏的路段弄得難於通行。在這些時日中，就需要駕駛員們很大的堅持性，頑強性和勇敢精神了。但戰士們都很好的研究過這條道路，慣於身臨困境，並學會了克服困難。他們日日夜夜駕着汽車，在浸滿了水、孔泡很多而且極不可靠的冰上馳駛，所有那些強大的汽車，都在同自然界鬥爭，時而陷着不走，時而顛頭滑滑，鼓起驚

人的力量來克服森林路段上的泥濘。駕駛員們一點也不畏縮。鮑爾春諾夫少校和科爾巴契夫少校所指揮的各汽車營的優秀駕駛員，這時也和平常一樣，繼續是一天載運兩三趟。駕駛員米海洛夫駕着他那輛重『斯15』牌的卡車，仍舊是最先進的。

拉多牙湖的漁夫們跑到岸邊，很久地望着岸上。

『真胆大呀！』——他們這樣談着駕駛員們。

紅軍戰士報『前線路工』，在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六日的小社論上，這樣號召着公路上的戰士們：『今天特別與往時不同，每運一趟都是非常寶貴的，每一噸運去的物資都能幫助列甯格拉前線戰士們殲滅敵人，都能幫助光榮的列甯格拉居民！』

今天每個指揮官、每個政治指導員都要到公路上去，因為這條公路上要確定完成勝利計劃了！』這時調車手們、修路人們一連幾晝夜都站在自己水深及膝的崗位上。渾身濕透而氣力疲憊的架橋人們，依然斧聲直震，毫不間斷的在修築水坑上的木板。指揮員和政治工作人員們都同戰士們在一塊工作，並鼓勵他們。

春夜，湖上的汽車燈火更加稠密了。

但春天的氣候一直流向北方來了。早晨拉多牙湖上總是捲起一團濃霧。湖岸都顯得昏暗暗的。白天，田野上和森林曠地上，都聽着有雲雀在歡唱，湖上霧裏却有雁的叫聲。在這一片冰水上連呼吸都是很痛快的。

只見湖上的水都成了軟軟的。在逐漸地毀掉。載貨汽車把它壓得發響並腐壞起來了。

清早，湖上一陣不斷的響聲把我驚醒了。湖水在嘯鳴。我却以為是冰裂開了。湖上的冰顯着淡藍色，岸邊上的已經融解了。

太陽照得地上發金黃色。但汽車依然還在公路上走。剛剛是昨晚浸到了公路上的水不見了。冰很清潔，冰上的雪結了一層透明而微藍的表皮。太陽光照得到處閃閃爍爍煥然一新。吹來了一點溫暖的小風。汽車輕快飛馳，好像冰路又重新轉還到它那青年時代了。事實上却不是這樣。冰路已經是朝不保夕了。漁翁們都預言說：

「冰上的水收斂以後，再過四五天，冰上就不能走動了，那時冰路也就完結了。」

某處有些一輛一輛的汽車陷在看不出裂口的裏。修理隊和駕駛員本人很快就救出了這些汽車。冰路某段的段長二級大尉涅費多夫，帶着一個拿有杆子的老漁翁，在冰野上視察。漁翁就好像一個老教員一樣，沿着冰路走去。風吹拂着他的白花鬍子，他臉上晒得黝黑。他同大尉一塊，沿途打開冰洞仔細察看冰的情形。現在冰已透白了，成了刺鱗鱗的。老人沉痛無望地連連搖頭說：

「不好了，快出岔子了！」

現在已經到了四月十五日。一到這時，漁夫們從來也不知道拉多牙湖上還有道路。然而此刻，大批的汽車還在冰上走。

夜間，在科科列夫鎮一個學校裏，召集了冰路上各指揮員與政治委員的會議。深夜，公路路長西

洛夫少將與政治委員西金，從湖對岸來到了此地。溫暖的夜，窗外羣星燦爛。湖路上還在緊張地工作，聲音抑揚動聽。但指揮官們却在這抑揚的聲音中聽出了令人嘆息的休止符節。

冰路的生命已經是奄奄一息了。一定要把火車運到了東岸上的一切東西轉運到西岸去。汽車駕駛員們應當重視每一分鐘的時間。汽油車，廚房都到公路上去！汽車不空走一趟路，不空停一分鐘！指揮官們都到冰上去！指揮官都來帶領汽車……

這是早上四點鐘，而到五點鐘時，所有到湖裏去的一切道路上，都又有大隊大隊的汽車在走着，路邊森林裏，架起了一片白帳幕，行軍灶都在冒烟。駕駛員的最後一次征戰開始了。

※

※

※

人們都被捲入了這次從來沒有過的工作高潮中。大家都知道，公路政治委員西金那番興奮熱烈的冒論，大家都誠心誠意地擁護。

政治委員命令說：

「在最後這幾天內，公路也要照着祖國所要求的那樣來工作。一晝夜至少要載運兩趟！所有鐵道上能運來的東西一律都要把牠們運走。」

全體工作人員都到冰路上來了。他們知道，每一分鐘都能決定事業的成功。調車手們找到了預備的鐵路，指出了有危險的地方。每個裝運站上，裝載手們絲毫也不耽擱汽車的時間。他們親自把駕駛員們叫到一堆堆的麻袋和箱子跟前來。站邊各空場上都積滿了水。汽車衝開着那些溶化了冰的泥地。

泥濘開始了。但物資都堆在泥水浸不到的高架台上，人們穿着長橡皮靴在水裏走。

拉多牙湖兩岸上都有汽車營駐紮着。指揮官和政治委員們直接領導裝貨。其中很多人並親身率領載着貨的汽車縱隊前進。這些縱隊都很嚴格地保持一定的間隔距離，遵守冰路上的運行規則。

在這些時日中，所有的駕駛員們都是一天運送兩趟，並且車上的物資都是載得儘量滿的。那位出色的政治委員賈里菲爾多夫的隊伍佔了第一位。鮑爾春諾夫的汽車營就同他們競賽。

融化了的冰水把所有的地窖都淹着了。公路政治處的工作人員坐在桌旁，腳就浸在水裏。水把走廊、過道都淹沒了，公路政治委員辦公室的地板下水聲潺潺。剛剛把水撥走後，水又浸到屋裏來了。已經到了春天，天氣溫暖的，但地窖內積着一股砭骨的潮氣。泥路上連空汽車也陷住了。低窪裏到處都是爛泥，而在修路人們及時清開溝道並疏通了積水的路段上，已經是塵土飛揚。在平靜的新水上，就像鏡子一樣，反映出來了尖角嶙嶙的黑松林。柳樹在開花了，每天早晨就聽到八哥在樺樹上唱歌。牠們一對對的棲息着，有時在嫩枝上跳動，好像是在打扮自己似的。

冰路上的帳幕和修理棚都拆走了，只有警戒敵人的高射砲手留在那裏。

載貨的汽車却依然是在行駛着。

從清早起，敵人就在砲擊公路。

這時我正從冰路上轉來，在一漁人的茅頂房子裏休息。這棟小房子高高地站在湖岸上，窗外就是拉多牙湖一望無際的遠景。清晨的太陽照得殘雪格外發白。右邊是小松叢集，青烟繚繞，陰氣沉沉的

中華民國八年八月

Handwritten numbers and scribbles, including a large '7' and '1026'.



3C  
12.55

1004  
定價% 4.50  
售價%